

## 宋春舫戲劇譯介工作的多樣性與當代性（1919-1937）

鍾欣志

### 摘要

本文嘗試梳理宋春舫所有參與過的劇本譯介工作，包含由他本人自譯、與他人合譯，以及出自他規畫並負責校對、編輯者。目前所見收入三種《宋春舫論劇》的文字並未交待原始刊登訊息，也未完整收錄宋春舫參與翻譯過的全部劇本；透過近現代報刊所留下的資料，我們得以並置多種宋春舫的重要論著和譯著，彼此參照，進行更為細緻的脈絡化考察。

據本文統計，若不論是否完稿，宋春舫曾經參與譯介的戲劇共計 20 種，其中由他自行翻譯的有 16 種。為掌握宋春舫戲劇譯介工作的背景，本文先行查考他自上海求學至擔任北京大學教授的經歷，包括對其學識影響甚大的兩次歐遊期程；其次檢視他曾提出的兩份世界名劇劇目，建立他回國後劇本譯介工作的基礎認知；最後則分述他參與翻譯的 20 種歐洲戲劇，嘗試將其分類，並提出若干涉及版本、翻譯動機、原劇出處的分析。綜觀宋春舫自 1919 年至 1937 年的戲劇翻譯工作，多樣性和當代性實為最主要的特質。

關鍵詞：宋春舫、未來主義、表現主義、臆皮虛、中國現代戲劇

---

2019/6/25 收稿，2019/9/9 審查通過，2019/10/16 修訂稿收件。

\* 本文撰寫過程中，曾獲國立暨南大學葉福炎同學協助取得部分資料，謹此致謝，亦十分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提出的寶貴意見。部分因篇幅限制未能納入的修改建議，將呈現於日後相關研究中。

\*\* 鍾欣志現職為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 Diversity and Contemporaneity of Soong Tsung-faung's Introduction of European Drama into China, 1919-1937

CHUNG, Joscha

### Abstract

This is a preliminary study of Soong Tsung-faung's (or Song Chunfang in today's spelling) complete work of translation of European drama into Chinese. Among the twenty plays which he was involved with the translation work, he was the sole translator of sixteen and co-worked or edited the other four. Some of these texts had not been collected in his three volumes of *On Theatre* and had hence been forgotten. This paper tries to re-examine them in their original form of publication. The contextualization of their original appearances in periodicals helps us understand more of Soong's intention and methods behind his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these European dramas to the Chinese readers. By consulting the catalogue of his personal library, the *Comora*, we are also able to determine some of the originals he used for his translation.

The paper is divided into three main parts: the first recounts Soong's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nd his journey towards professorship in drama in modern China. He familiarized himself with up-to-date innovations of Western drama and theatre during the years he spent in Europe. The second analyses two lists of modern plays which Soong provided for the Chinese intelligentsia for consideration of translation. The third then categorizes the twenty translations by Soong and discusses the motives, strategies and original sources of these texts. In light of

---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the new findings in all three parts, we may enh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Soong's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drama.

Keywords: Soong Tsung-fang, futurism, expressionism, Eugène Labiche,  
modern Chinese drama

## 一、前言

宋春舫（1892-1938）在 1920-1930 年代為中國劇壇引介西方戲劇思潮的貢獻，早已為學界所公認。研究者或者關心他在現代主義方面的著述，<sup>1</sup>或者注意到他對滑稽劇、佳構劇（*pièce bien faite*）的重視，在戲劇改良觀念上明顯有別於獨尊易卜生式「問題劇」的同輩文人。<sup>2</sup>至於宋春舫在劇本翻譯上的成果，目前鮮少有人論及。本文嘗試梳理宋春舫所有參與過的劇本譯介工作，包含由他本人自譯、與他人合譯，以及出自他規畫並負責校對、編輯者，共計 20 種。這些作品種類多元，絕大部分均為 1890 年代後的新作。

過去研究宋春舫的貢獻時，主要使用的材料是他生前出版的三本《宋春舫論劇》，這樣的情況一直到晚近出版的戲劇史裡，都未有改變。<sup>3</sup>三種文集中，第一集初版於 1923 年，第二、三集分別初版於 1936 和 1937 年，內容均為作者在報章雜誌上刊載過的文章與翻譯劇作。書中部分篇章末尾附註了成文時地，提供我們還原時空的大致線索，但是對於文章原本發表的刊物和卷期，並未留下足夠訊息，使得後人不易把握宋春舫著作的詳細語境。<sup>4</sup>同時，三集《論劇》並未收入任何宋春舫以外文撰寫的文章。有鑑於此，本文將盡可能使用中外文報刊上的原始版本討論宋氏生平及著作，以期突破現有研究成果。

<sup>1</sup> 如湯恒：〈宋春舫論〉，《戲劇藝術》總第 38 期（1987 年第 2 期），頁 52-56；胡星亮：〈宋春舫：中國現代戲劇理論先驅者〉，《浙江藝術職業學院學報》第 10 卷第 3 期（2012 年 9 月），頁 32-34。

<sup>2</sup> 湯恒：〈宋春舫論〉，頁 55-57。亦請參見羅仕龍：〈舊社會，新文本：臘必虛喜劇在現代中國的翻譯與傳播〉，《清大中文學報》第 16 期（2016 年 12 月），頁 223-226；羅仕龍：〈「佳構劇」概念在現代中國的接受及其跨文化實踐——以李健吾《雲彩霞》為例〉，《臺大中文學報》第 62 期（2018 年 9 月），頁 163-166。

<sup>3</sup> 參見田本相主編：《中國話劇藝術史》第 2 卷（南京：江蘇鳳凰教育出版社，2016 年），頁 209-223。

<sup>4</sup> 舉例來說，在近現代戲劇研究上，宋春舫最常被討論的篇章，莫過於《新青年》雜誌「戲劇改良專號」上的〈近世名戲百種目〉；因著《新青年》與新文學、「新文化運動」、「戲劇改良」等議題的密切關係，這些胡適（1891-1962）、傅斯年（1896-1950）等文化健將所倡導的概念，也成為後世學者查考宋春舫戲劇理論和翻譯工作的主要框架。然而，《新青年》刊登的〈近世名戲百種目〉僅為轉載，且宋春舫為這份現代戲劇書目所寫的序文，也被胡適另寫的前言所取代，未能同時收錄。進一步的討論請參見後文。

回歸報刊原始版本除了有助於重建作品發表的時序和脈絡，也是因為宋春舫參與譯介的許多劇作或因另出版有單行本，或因與他人合譯、未能譯完等，而在三集《論劇》成書時被割捨。今天若欲了解宋春舫在劇本譯介工作上所曾投入的心力，只怕不應忽略任何一種。

宋春舫的戲劇譯介工作，自然與他的歐遊經歷直接相關，只是，學界對於他的旅歐行蹤與戲劇譯介工作間的關係，一直未能清楚掌握。<sup>5</sup>為顧及宋春舫與歐洲戲劇發展的關聯，並對他在國內的譯介工作進行更為細緻的脈絡化研究，本文先行考察他留歐前後的學經歷背景。透過這些傳記資料，以及 2012 年重新複印出版，過去研究者幾未觸及的《褐木廬藏劇目》，<sup>6</sup>我們得以認識宋春舫戲劇譯介工作的觀念與成果——包括所譯戲劇的大致內容、可能使用的版本，以及個人經歷與所譯文本間的連結。

## 二、從末代秀才到戲劇教授

宋春舫原籍浙江吳興，生於上海宋家弄，<sup>7</sup>留學前一直在上海接受教育。父親宋季生在上海「中和洋行」（Westall, Little & Co.，後改名為 William Little & Co.）擔任高階主管。<sup>8</sup>據其後人所述，宋季生與宋春舫父子各自的

<sup>5</sup> 有個常見的說法是，他曾是一次大戰後中國參加巴黎和會的代表團成員，例如胡星亮：〈宋春舫：中國現代戲劇理論先驅者〉，頁 32。近來也有學者推測，他對未來主義的認識來自 1912-1916 年留學歐洲期間，見 Alessandra Brezzi, “Four Foolish Pieces: The First Translations of the Italian Futurist Avant-Garde,” *Itali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 Selected Papers 1* (Venezia: Libreria Editrice Cafoscarina, 2016), p. 11。據本文考察，這些都與實情有所差距。

<sup>6</sup> 這份複印本並無原始版權頁，只能見到宋春舫作序於 1932 年，編輯號目於 1934 年除夕。根據《申報》上的訊息，《劇目》最早的出版時間應當在 1935 年初。另參見宋春舫：〈褐木廬藏戲曲書寫目自序〉，《申報》第 8 版，1932 年 4 月 8 日；〈《褐木廬藏劇目》出版（廣告）〉，《申報》第 2 版，1935 年 1 月 7 日；〈《褐木廬藏劇目》出版〉，《申報》第 12 版，1935 年 1 月 24 日。

<sup>7</sup> 宋春舫：〈宋家弄〉，《人間世》第 13 期（1934 年 10 月），頁 28。他發表文章時，偶爾仍會依傳統方式署名「吳興宋春舫」。

<sup>8</sup> 〈查明宋春舫素來安分之呈復〉，《申報》第 15 版，1921 年 7 月 4 日；Arnold Wright, ed., *Twentieth-Century Impressions of Hong Kong, Shanghai, and Other Treaty Ports of China* (London: Lloyd's Greater Britain Publishing Company, 1908), p. 406。關於近現代上海洋商的中外文名稱，可參考「Virtual Shanghai」專題研究計畫的附錄：Christian Henriot, “A Glossary of Shanghai Company Name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in Website *Virtual Shanghai*, retrieved April 16, 2019, from <https://www.virtualshanghai.net/texts/appendices?ID=10>。

婚姻，都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宋家的富裕。<sup>9</sup>宋春舫的家庭環境與華洋雜處的上海，提供他許多橫跨中西的教育資源；1900年前後中國所經歷的一連串變局，使他成為最後一代既曾求取傳統功名，也曾負笈西方留學的跨時代文人。1904年，他回到原籍吳興參加科考及第，成為末代秀才。<sup>10</sup>當他日後出版遊記《海外劫灰記》（*Parcourant le monde en flammes: coups de crayon de voyage d'un Céleste*, 1917）時，我們仍可從作者的自題詩見到他的舊學身段：

去國曾為汗漫遊，人間無地寄浮鷗。病春病酒年年事，聽雨聽風處處秋。花草三生餘舊夢，管絃一夕是長愁。征衫涕淚琳琅遍，悔著新書付校讎。<sup>11</sup>

第二年，清朝政府停止科舉，宋春舫與千千萬萬的中國學子一樣，只能轉向新式學堂求學。1907年初，宋春舫同時錄取上海的澄衷學堂和聖約翰大學後，<sup>12</sup>選擇進入重視外文教育的聖約翰，成為該校「備館」（相當中學程度的大學預備班）學生。<sup>13</sup>經過3年預備教育，他順利升入聖約翰的「正館」開始大學學業，只是不久之後便離開中國，前往歐洲。<sup>14</sup>

<sup>9</sup> 宋以朗：《宋淇傳奇：從宋春舫到張愛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8。不過，這本書提供的許多宋春舫傳記資料仍待檢證，例如「中孚洋行」恐為「中和洋行」之誤，書中所述宋春舫就讀聖約翰大學的年份也與該校教務資料不符。

<sup>10</sup> （宋）悌芬（宋奇／宋淇）執筆：〈兩年週祭〉，《劇場藝術》第2卷第8-9期（1940年9月），頁220；M. C. Powell, ed., “SOONG TSUNG-FAUNG,” *Who's Who in China*, 3rd ed. (Shanghai: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1925), p. 692。

<sup>11</sup> 原書未見，但此詩曾數次發表於其他地方，例如宋春舫：〈自題《海外劫灰記》〉，《清華週刊》第116期（1917年10月），「文苑」，頁7；《海光》第6卷第2期（1934年2月），頁5。《清華週刊》上寫的是「管絃『之』夕」，應為誤植。

<sup>12</sup> 〈聖約翰大書院冬季榜單〉、〈澄衷學堂錄取新生〉，《時報》第2張第2版，1907年1月19、20日。

<sup>13</sup> 上海聖約翰大學：〈上海聖約翰大學歷年學生題名錄（一千八百七十九年起至一千九百二十九年止）〉、St. John's University, Shanghai, “Mark Book (Chinese Department Preparatory School)”（上海：上海市檔案館，檔號：Q243-1-1078、Q243-1-1094/5）。宋春舫入學前三年的成績十分優異，分數明顯高過同班同學。

<sup>14</sup> 聖約翰大學1910年的正館成績錄上有宋春舫的欄位，但是沒有登記任何成績。宋春舫在1912年8月發表的一篇文章開頭表示：「予離祖國二月餘矣！回首故鄉烽火，能不依依惜別？」他日後在遊記裡也提到，自己於1912年春天自馬賽搭乘火車前往巴黎。如此可推算，他在未完成大學一年級課業前便已離校，在辛亥革命後不久啟程赴歐。參見 St. John's University, Shanghai, “Mark Book (Chinese Department Preparatory School)”；宋春舫：〈歐遊漫錄〉，

晚清的學生演劇是與新式學堂一同興起的文化現象，此風在上海一地最為盛行，宋春舫就讀的聖約翰大學更是重要的引領者。該校在每年暑假的結業式與年底的聖誕夜晚會上，都有戲劇社團為全校師生和外賓演出的話劇，或以英文表演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的戲劇選段，或以中文呈現學生自編新劇。<sup>15</sup>宋春舫就讀聖約翰大學時，曾經擔任校刊《約翰聲》的中文編輯，而只要學校有戲劇演出，校刊必然會有篇幅不等的報導；<sup>16</sup>他也曾在了一篇描述中國新劇的文章裡表示，依稀記得當年校園演劇大受歡迎的情形。<sup>17</sup>聖約翰校園內與傳統戲曲有別的西式話劇，應是他最早接觸這門藝術形式的源頭。

自 1912 年初啟程，至 1916 年下半年返抵上海，四年多的時間裡，宋春舫除了在日內瓦大學修習經濟學，也在歐洲四處旅行，足跡遍及巴黎、倫敦、柏林、米蘭、羅馬等地。<sup>18</sup>如果我們將宋春舫在 1918 年發表的〈近世名戲百種目〉視為他這段留歐時期的部分學習成果，那麼這份書目無疑展現了作者背後龐大的學習欲望，以及他曾為戲劇研究付出的大量時間和精力。靠著先前受過的外語訓練與家中資助，宋春舫在旅行中繼續加強自己的法文、德文和義大利文，同時逐步認識歐洲各地的民情風俗，而這些能力和見識，都成為他研讀歐洲戲劇的養分。回顧他在新文化運動期間提出的這份劇目，我們或許可以後見之明批評它過於雜蕪、缺乏鑑別度，但亦須顧及這是一位經濟科留學生透過廣博的涉獵，自學而來的成果。

---

《時報》第 7 版，1912 年 8 月 8 日；宋春舫：《蒙德卡羅》（上海：中國旅行社，1933 年），頁 29。

<sup>15</sup> 鍾欣志：〈晚清新知識空間裏的學生演劇與中國現代劇場的緣起〉，《戲劇研究》第 8 期（2011 年 7 月），頁 21-25；鍾欣志：〈清末上海聖約翰大學演劇活動及其對中國現代劇場的歷史意義〉，收於袁國興主編：《清末民初新潮演劇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1 年），頁 28-51。

<sup>16</sup> 據我翻閱《約翰聲》所及，宋春舫擔任編輯的時間在 1908-1910 年。

<sup>17</sup> Soong Tsung-faung, "Contemporary Chinese Drama," *China in 1918*, ed. M. T. Z. T'au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1919), p. 124.

<sup>18</sup> 關於宋春舫這段時期的旅歐見聞，可參考法文著作《海外劫灰記》。此書部分內容曾以中文改寫發表，例如宋春舫：〈極乃武（Genève）遊記〉，《約翰聲》第 28 卷第 4 期（1917 年 5 月）。完整的中文譯本可見宋春舫著，羅仕龍譯：〈海外劫灰記（一）、（二）、（三）、（四）——一個天朝子民在旅途上的鉛筆速寫〉，《書城》第 106-109 期（2015 年 3-6 月），頁 103-111、120-127、121-127、120-127。

1916年宋春舫橫渡大西洋和太平洋，取道美國及日本返回上海，開始在國內教書。他先後擔任母校聖約翰大學的現代語言講師和北京清華學校法文教授；1918年下半年起，則應聘至北京大學擔任「比較近世文學」(Comparative Modern Literature)教授，後兼法文系主任。<sup>19</sup>從這時候起，宋春舫成為歐洲戲劇的重要引介者，透過他的授課、翻譯和介紹，許多過去中國讀者不熟悉的歐洲戲劇理論、劇作家及其作品，開始進入中文世界。

1920年3月，宋春舫暫別北大，再次前往歐洲。此行最主要的目的，是以中國代表團團員的身分，參與當年11月「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 Société des Nations)在日內瓦召開的第一次大會。<sup>20</sup>但既是歐洲戲劇的教授，考察歐戰後的社會情勢與最新戲劇思潮，自是另一重點；同時，他也肩負為北大圖書館採購書籍的任務。<sup>21</sup>在上海登船前，他應「寰球中國學生會」(World Chinese Students' Federation)的邀請發表了一場頗受矚目的演講，講題是「改良中國戲劇」。這場演說中，他主張用不同的態度面對觀眾基礎深厚的傳統戲曲和較為小眾的「白話劇」，而若要提倡後者，則須從研究劇本結構、開放男女合演、建設演出機構、改良劇場硬體幾方面入手。3月27日演講結束後，中外媒體都刊登了他的講稿或內容摘要。<sup>22</sup>

<sup>19</sup> M. C. Powell, ed., "SOONG TSUNG-FAUNG," p. 693; 〈文科布告〉，《北京大學日刊》第1版，1918年11月19日。「比較近世文學教授」的用語來自 Soong Tsung-Faung, "China and the World's Hundred Best Plays," *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 September 21, 1918, p. 95; 宋春舫著，羅羅譯：〈世界名劇談〉，《東方雜誌》第16卷第1期（1919年1月），頁101。

<sup>20</sup> 宋春舫記道，他這趟行程拿的是外交護照，參見宋春舫：〈愁城消夏錄〉，《東方雜誌》第17卷第20期（1920年10月），頁86。日內瓦第一次國際聯盟大會的召開時間是1920年11月15日。關於中國代表團的工作，與宋春舫在團內負責的多項事務，可參見天一：〈日內瓦通訊〉，《申報》第7版，1921年1月8日。第五版的《中國名人錄》記道，宋春舫此行是為了參加戰後的巴黎和平會議，此說亦常見於後人論著中，未察其時巴黎和會已然結束。參見 Anonymous, *Who's Who in China: Biographies of Chinese Leaders*, 5th ed. (Shanghai: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1936), p. 215。

<sup>21</sup> 〈第一院教務處布告〉、〈宋春舫教授致蔡校長函〉，《北京大學日刊》第2版，1920年3月17日；第3版，1920年8月26日。

<sup>22</sup> 完整的演講內容可見〈宋春舫在寰球學生會演說〉，《申報》第10版，1920年3月28-29日；〈改良中國劇曲〉，《時事新報》第4張第1版，1920年3月30日；〈改良中國戲劇〉，《寰球中國學生會週刊》第4版，1920年4月3日。上海的英文報刊則多報導摘要：“The Chinese Drama and How to Reform It,” *Shanghai Times*, March 30, 1920, p. 8; “Chinese Drama Reform,” *North-China Herald*, April 3, 1920, p. 22。廣州報刊的轉載則可見“*How to Reform Chinese Drama*,” *Canton Times*, April 6, 1920, p. 4。



自上海出發後，宋春舫於威尼斯登陸戰後歐洲，除了赴日內瓦開會，還走訪了 Steinach、茵斯布魯克、薩爾茲堡、維也納、布達佩斯、慕尼黑、米蘭、摩納哥等地，<sup>23</sup>直到 1921 年 5 月初才返抵上海。<sup>24</sup>透過這次旅程，宋春舫親身觀察了歐洲戰後的民生情況與文藝變革，例如他在慕尼黑的藝術沙龍和劇場觀賞了克利 (Paul Klee, 1879-1940)、柯可虛卡 (Oskar Kokoschka, 1886-1980)、漢生克洛佛 (Walter Hasenclever, 1890-1940) 等人的美術和戲劇作品，便是一次超越文字，從聲音、色彩、現場氛圍實際感受新興「表現主義」的機會。<sup>25</sup>我們可以看到，他在這次回國後所介紹的許多歐洲當代戲劇裡，表現主義是頗為重要的部分，包含將漢生克洛佛的劇本譯成中文。這些譯介工作，都可追溯至第二次訪歐時對相關作品留下的深刻印象。

### 三、兩份世界名劇書目

1918-1925 年是宋春舫在北京大學教授戲劇，也是他發表戲劇理論和翻譯劇本最為密集的一段時期。為介紹新作，也為培養國人閱讀劇本的習慣，宋春舫在這段期間曾先後兩次開列推薦優先譯介的外國劇目——當中絕大部分都是歐洲作品。1918 年的〈近世名戲百種目〉及其序文，應是他留學返國後發表的首篇重要文章。宋春舫一開始將這份西方現代戲劇書目發表在英文報刊《北京導報》(*Peking Leader*) 上，題為〈中國與世界百大名劇〉(“China and the World’s Hundred Best Plays”)，序文亦以英文撰寫。完整的書單和序文不久之後為上海的《密勒氏評論報》(*Milli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 轉載。<sup>26</sup>中文刊物的發表情況較為複雜：目前所見，最早刊登的是北京《新青年》雜誌，但是刪去序文，只登書目，並且如胡適所言，書目內容

<sup>23</sup> 關於他二次歐遊的見聞，可參見宋春舫：《蒙德卡羅》。書中若干內容曾經於報章發表，如：〈宋春舫遊記〉，《申報》第 14 版，1920 年 10 月 2-7 日；〈宋春舫游記〉，《時報》第 12 版，1921 年 4 月 20、22、23、27 日、5 月 20、21 日、6 月 1 日；以及《東方雜誌》上的幾篇「海外通訊」：宋春舫：〈奧國的生活程度〉(8 月 4 日寄)、〈愁城消夏錄〉(8 月 14 日寄)、〈不可思議之歐洲金融〉、〈密興十日記〉，《東方雜誌》第 17 卷第 20 期，頁 83-85、85-87；第 18 卷第 9 期 (1921 年 5 月)，頁 97-98、98-100。又，1920 年 8 月 7 日他自歐洲寄明信片給胡適，當中提到，「現在我到 Tirol 山中來養病，不久我要赴匈加利去」，見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祕藏書信》第 28 冊 (合肥：黃山書社，1994 年)，頁 9。

<sup>24</sup> 〈宋春舫由歐歸國後之談話〉，《申報》第 10 版，1921 年 5 月 20 日。

<sup>25</sup> 宋春舫：〈密興十日記〉，頁 99。「密興」即慕尼黑德文地名「München」的音譯。

<sup>26</sup> Soong Tsung-Faung, “China and the World’s Hundred Best Plays,” pp. 95-97.

與《北京導報》略有不同。<sup>27</sup>繼《新青年》後，上海《東方雜誌》發表了《北京導報》上完整的書單和序文——也就是未經《新青年》修改的書目——序文則譯成中文，並題為〈世界名劇談〉。《東方雜誌》編輯所做的異動，是將書單當作這篇文章的附錄；<sup>28</sup>如此一來，書單和序文的關係「主客易位」，讀者易將〈世界名劇談〉視為獨立的文章，較難發現它原本是用來闡明作者之所以開列百大名劇的理由，以及補述書單的不足之處。嗣後，《東方雜誌》上的〈世界名劇談〉和原版書單成為《宋春舫論劇》第一集（1923）的附錄，但卻略去譯者之名，亦未說明此為譯文，並非宋春舫本人的中文著述。<sup>29</sup>

若是回到宋春舫的英文序文，我們可以清楚看到，他羅列百大名劇的用意，除了為國人介紹當前西方戲劇動態，也是寄望中國當代戲劇有朝一日亦能嶄露一己之長，對世界文明做出貢獻。換言之，他關心的不只是中國戲劇的發展和成就，還在意中國戲劇之於世界的關係。在這篇其實並不算長的文章裡，宋春舫多次提到「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或「世界性的視野」（vision mondiale），並表示這是當前中國文學最為缺乏的素質。他寫道：

大多數中國作家從未能跟上文學世界的一般潮流。他們對中國以外的事物一無所悉，全然不知寫實主義與自然主義為何物，更不用提象徵主義。國人學習英語、莎士比亞、米爾頓多年，但僅有極少數人聽過王爾德或高斯華綏。<sup>30</sup>

對他來說，中國當前的外國文學教育過於厚古薄今，以致無能掌握時代的脈動，因此他所推薦譯介的百種戲劇，全部是 19 世紀下半葉至 20 世紀初的作品。

<sup>27</sup> 宋春舫：〈近世名戲百種目〉，《新青年》第 5 卷第 4 號（1918 年 10 月），頁 361。

<sup>28</sup> 宋春舫著，羅羅譯：〈世界名劇談〉（附「世界百大名劇表」），頁 101-106。

<sup>29</sup> 宋春舫：《宋春舫論劇》（再版）（上海：中華書局，1923 年），頁 287-301。

<sup>30</sup> Soong Tsung-Faung, "China and the World's Hundred Best Plays," p. 91. 當時譯文用語與今日差異頗大，例如：《東方雜誌》的譯者將「cosmopolitanism」譯為「大同主義」，將「Oscar Wilde」譯為「奧斯加肥爾特」；宋春舫本人則在另一篇闡述相同理念的中文文章裡，用「文學的世界觀念」一詞表述「vision mondiale littéraire」（宋春舫：〈文學上之「世界觀念」〉，《清華學報》第 3 卷第 2 期（1918 年 1 月），頁 99-106）。在行文順暢的考量下，此處兩段引文皆由我直接譯自宋春舫的英文原著。

宋春舫認為，要能建立屬於當代的世界性視野，須先廣泛接觸各種風格流派，將它們共同視為建設本國文學的養分：

鼓勵研讀當代文學以使中國作家獲得世界性的元素，從而成為我們建設國家文學時絕不可少的環節，已是無須多加討論之事；對那些認為當代文學不是文學的心胸狹隘之人，我們無須回應。順理成章地，當代文學的研讀萬不可以單一國家或種類為限。俄國、法國、英國都應納入，寫實小說與象徵戲劇應各自加以研究和分析，後者甚至應加以搬演。<sup>31</sup>

這也是整份戲劇書單顯得種類駁雜的原因。如果說中國文壇對世界戲劇脈動確有「營養不足」的問題，宋春舫開的藥方不是先從哪一國或哪一「主義」入手，而是採取各種養分多多益善的方式。百種劇目中的九種來自《新青年》最為推崇的易卜生（Henrik Ibsen, 1828-1906），包括早期充滿浪漫主義色彩的《布蘭德》（*Brand*）和《皮爾根特》（*Peer Gynt*），而非局限在所謂的「社會問題劇」，便可凸顯他與胡適等人的基本差異。他甚至在序文中表示，「衷心希望易卜生的全部作品都能譯為中文」。<sup>32</sup>

除了對易卜生全譯本的期待，宋春舫提出值得譯介的作品實在百種以外。他在序文裡表達了對於割捨若干劇作的遺憾，如契訶夫（Anton Chekhov, 1860-1904）的獨幕劇《熊》（*The Bear*）、《結婚》，義大利作家布提（Enrico Butti, 1847-1932）的《暴風雨》（*La Tempesta*），以及他認為羅斯丹（Edmond Rostand, 1868-1918）、霍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 1862-1946）、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 1862-1949）等人無法翻譯（untranslatable）的作品。<sup>33</sup>《新青年》發表〈近世名戲百種目〉時，刪去了已有中譯本的三種：易卜生的《小艾友夫》（*Little Eyolf*）、蘇特曼（Hermann Sudermann, 1857-1928）的《推震》（*Teja*）、薩爾杜（Victorien Sardou, 1831-1908）的《祖國》（*Patrie*），補上羅斯丹（Edmond Rostand, 1868-1918）的 *L'Aiglon*、小仲馬（Alexandre Dumas, fils, 1824-1895）的 *La Question d'Argent* 和奧日埃（Émile Augier, 1820-1889）的 *Le gendre de monsieur Poirier*，使齊百種之數，藉此介紹更多尚未有中譯的劇作。

<sup>31</sup> Soong Tsung-Faung, "China and the World's Hundred Best Plays," p. 91.

<sup>32</sup> Soong Tsung-Faung, "China and the World's Hundred Best Plays," p. 92.

<sup>33</sup> Soong Tsung-Faung, "China and the World's Hundred Best Plays," p. 92.

宋春舫對於中譯外國劇作「不分軒輊，多多益善」的態度，也可解釋他一開始為何要在英文報刊發表這份劇目。晚清民初在中國出版的大量外語刊物除了服務外國僑民與渴望了解中國現況的海外人士，也擁有許多能夠閱讀外文的中國讀者。對宋春舫這樣的新一代中國知識分子來說，在訊息傳播日益加速的現代世界裡，外文刊物可以縮短他們與世界的距離，也更能掌握中國與世界處於變化中的關係。<sup>34</sup>事實上，英語（或其他外語）往往是這群知識分子彼此間常用的溝通語言，在具備留學西方國家背景的學人當中，這個現象特別普遍。舉例來說，1906年成立於上海的寰球中國學生會志在聯繫全世界的中國留學生，發行的會刊以中英雙語並行，且兩種語言的內容並不相同；<sup>35</sup>自1906年發行至1931年的《留美學生月報》（*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則是一份全英語的期刊，而這些刊物的編輯和讀者，主要都是外語流利、受過西方教育的留洋青年。<sup>36</sup>宋春舫清楚自己所提出的翻譯工作規模龐大，非少數人之力可以完成，若要號召同志，無疑須在與他具備同樣優秀語文能力且關心當前世界局勢的社群當中，才可能覓得。在北京發行的重要英文報刊上，自然較有希望接觸到符合這些條件的理想譯者。

1920年底，由蔣百里（1882-1938）、周作人（1885-1967）、許地山（1893-1941）、沈雁冰（1896-1981）、鄭振鐸（1898-1958）等多人共同發起的「文學研究會」於北京成立，隨即成為1920年代規模最大的文學社團。為宣傳組織、爭取認同、建立自我形象，文學研究會常在各種雜誌刊登宣言、簡章和會務報告等文件。<sup>37</sup>1921年5月，該會發表了一份成員於3月開會討論的叢書出版計畫，同時列出預備跟商務印書館合作出版的叢書目

<sup>34</sup> 關於1949年以前中國境內外語報刊的重要性，以及它們所帶有的「現代性權威」，可參見〔德〕瓦格納（Rudolf G. Wagner）著，崔潔瑩譯：〈跨越間隔！晚清與民國時期的外語報刊〉，收於〔德〕瓦格納著，賴芋擘等譯：《晚清的媒體圖像與文化出版事業》（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2019年），頁277-311。

<sup>35</sup> 參見《寰球中國學生報》（*World Chinese Students' Journal*）。

<sup>36</sup> 《留美學生月報》最初兩年名為《美國學生界》（*The Chinese Students' Bulletin*）。關於這份刊物的內容，可參見Anonymous, *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1906-1931: A Grand Table of Contents*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1974)。

<sup>37</sup> Michel Hockx, *Questions of Style: Literary Societies and Literary Journals in Modern China, 1911-1937* (Leiden: Brill, 2003), pp. 47-60.

錄。<sup>38</sup>在共計 83 種的著作中，包括不少戲劇作品和理論專著。文學研究會表示，出版叢書的目的之一，乃在「介紹世界的文學，創造中國的新文學，以謀我們與人們全體的最高精神與情緒的流通」，<sup>39</sup>實與宋春舫最早開列百種名劇書單的動機相合。同時，在文學研究會自認能力有限的前提下，叢書介紹的作品以近代為限，亦與宋春舫關注的當代世界戲劇相近。<sup>40</sup>

剛剛結束二次歐遊行程的宋春舫注意到這項出版計畫，並在短時間內致信文學研究會，對書目內容提出質疑。他總共列出八點問題，內容主要針對叢書所選譯的外文作品。在宋春舫看來，文學研究會在歐洲劇本和相關論述的選擇上，頗有未盡理想之處。在劇本方面，宋春舫認為不該選擇王爾德（Oscar Wilde, 1854-1900）的《一個不重要的婦人》（*A Woman of No Importance*），卻捨棄《莎樂美》（*Salomé*），「其價值相去，似不可以道里計也」。他也質問：「棄 Synge 之曲本，而譯 Yeats 之詩集，何故？」<sup>41</sup>——王爾德的《莎樂美》、沁孤（John Synge, 1871-1909）的兩種劇本，以及信中提到的西班牙作者 Guimerà（1845-1924）和義大利作者鄧南遮（G. D'Annunzio, 1863-1938），都已在宋春舫 1918 年開列的百種劇目裡。

其餘劇本方面的質疑，則出於他剛剛結束的二度歐遊途中所獲得的最新動態。他在信中推薦匈牙利的莫爾納（Franz Molnar, 1878-1952），以及西班牙的倍那文德（J. Benavente, 1866-1954）、義大利的柯洛支（Benedetto Croce, 1866-1952）與珊培乃禮（Sem Benelli, 1877-1949），並特別推崇義大利劇本《青春不再》（*Addio Giovinezza*），認為文學研究會忽略這幾個國家的作品，似乎「太輕視拉丁民族之文學」。此外，他也對文學研究會絲毫未提及德國表現主義劇作頗有微詞：「實則，德國今日之戲曲，Expressionistisches Drama 以外，無所謂戲曲。其首領 Kaiser 等之著作，頗有研究之價值，而貴會竟棄而不錄，或因人材與出版力之關係，故未遑兼顧耶？」<sup>42</sup>

<sup>38</sup> 《〈文學研究會叢書〉緣起》、《〈文學研究會叢書〉編例》、《〈文學研究會叢書〉目錄》，《民國日報》第 4 張第 3 版，1921 年 5 月 25-27 日；《東方雜誌》第 18 卷第 11 期（1921 年 6 月），頁 127-131；《小說月報》第 12 卷第 8 號（1921 年 8 月），「附錄」，頁 4-6。

<sup>39</sup> 《〈文學研究會叢書〉緣起》，《東方雜誌》第 18 卷第 11 期，頁 127-128。

<sup>40</sup> 雖說如此，書目中還是包含了少數較為古老的作品，例如《莫里哀戲曲集》。見《〈文學研究會叢書〉目錄》，《東方雜誌》第 18 卷第 11 期，頁 131。

<sup>41</sup> 《宋春舫致文學研究會書》，《時報》第 10 版，1921 年 7 月 19 日。信末日期為 1921 年 6 月 13 日。

<sup>42</sup> 同上註。此外，晚清民初受過傳統教育的文人，並未如後世般區別「戲劇」、「戲曲」等

文學研究會將宋春舫的公開信轉載於他們掌控的《時事新報》副刊〈文學旬刊〉上，並附上一封客氣的回函，大致說明這份書單主要是彙整會員們已經動手編寫或翻譯的作品，自有不完備之處，難與宋春舫的百種劇目相比。<sup>43</sup>一週之後，為了進一步呈現自己赴歐考察的最新成果，宋春舫再度提出一份〈新歐劇本三十九種〉，作為3年前書單的補充及更新。<sup>44</sup>

這份補充書單在精神上與前一份無異，依然呈現出當代性和多樣性的特色。在這39種劇作中，至少有27種出版或首演於1910年代，其餘也均為1895年之後的新作，甚至包括1921年剛剛出版的《光鮮亮麗的綠帽》(*Le Cocu magnifique*)。宋春舫在序文中表示，不論時間遠近，這些劇作入選的原因，在於受到今日歐洲社會歡迎，於是「吾人一方面研究戲曲，一方面可以藉此窺測現時歐洲大半人的心理」。<sup>45</sup>

39種劇作按原著的國籍語言，分為「腦威」(即挪威)、「德奧」、「法比」和「義大利」四類。宋春舫認為如此分類只是權宜之計，因為若按風格細分，將變得更加瑣碎，且中國讀者恐將對「神祕派」一類的名詞感到困惑。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德奧」類的18種作品中，約莫一半皆為文學研究會未能納入出版計畫的表現主義劇作——這是德語圈在一戰後快速興起的藝術風潮，也正是宋春舫在旅途中親自接觸過的創作流派。〈新歐劇本三十九種〉後來成為《宋春舫論劇》的另外一則附錄，只是書單數量減少了三種，成為〈新歐劇本三十六種〉。<sup>46</sup>

另一方面，3年後開列補充書單的宋春舫未再強調世界主義的重要性。「藉此窺測現時歐洲大半人的心理」，他只說道：「這是我介紹新歐劇本唯

用語。終其一生，宋春舫皆習慣以「戲曲」對應包含話劇在內的劇種，如將自己的話劇作品集命名為《宋春舫戲曲集》(1937)。

<sup>43</sup> 〈宋春舫致文學研究會書〉、〈文學研究會書答宋春舫信〉，《時事新報·文學旬刊》第4版，1921年8月10日。

<sup>44</sup> 宋春舫：〈新歐劇本三十九種〉，《時報》第15版，1921年8月17日。

<sup>45</sup> 見宋春舫：〈新歐劇本三十九種〉。更早之前，宋春舫也曾表達過這種藉當代文學了解不同民族心理的想法。參見宋春舫著，羅仕龍譯：〈海外劫灰記(二)——一個天朝子民在旅途上的鉛筆速寫〉，頁121。

<sup>46</sup> 刪去的三種分別是比利時作家 Edmond Fleg (1874-1963) 的 *La maison du bon Dieu*，義大利作家 Silvio Zambaldi (1870-1932) 的 *La moglie del dottore*，和義大利作家 Luigi Antonelli (1877-1942) 的 *L'uomo che incontrò se stesso*，但宋春舫並未解釋刪去的原因為何。見宋春舫：《宋春舫論劇》，頁303-310。

一的目的。」他還提到：「歐洲人的心理……他們的人生觀，是與大戰以前，迥不相同。」<sup>47</sup>如果說世界主義帶有「天下一家」的樂觀和理想，或許宋春舫在見證戰後歐洲人心變化，也在國際聯盟會議上目睹列強爭競之後，開始對這樣的理想不再有如許的把握。亦或許，中國的情境讓他開始覺得世界主義難免好高騖遠。當他日後解釋自己在劇本翻譯的選擇時，除了個人喜好，更多提及的是國內的需要。

宋春舫除了希望有更多人投入歐洲劇本的中譯工作，自己也在這方面做過許多努力。他或者自行翻譯、或與他人合譯，或者利用自己負責的編輯策畫工作，在幕後推動譯著的誕生。如今，我們可依照他自己曾經提出過的推薦書單，將他參與過的劇本譯介工作大致分為書單內和書單外兩大類——前者代表他對歐遊歸國後初步想法的堅持，後者反映他回到中國後與國內文學界、戲劇界互動的結果。不論哪一類，均呈現出文本選擇的多樣性與當代性追求。

#### 四、書目內劇本的翻譯

如前所言，當《新青年》發表〈近世名戲百種目〉時，刪去了三種已有中譯本的劇目，其中之一，便是宋春舫翻譯的《推震》，這也是目前所能見到宋春舫最早的中譯劇本。〈近世名戲百種目〉比《推震》的發表要早，可知他在1918年下半——也就是跟應聘至北大教書差不多同時——已經開始了歐洲劇本的譯介工作。

1896年，德國劇作家蘇特曼出版獨幕劇集《將死之人》(*Morituri*)，《推震》是其中三齣獨幕劇的第一齣。<sup>48</sup>全劇描寫西元6世紀東哥特王國最後一位領袖推震率領部族被拜占庭軍隊圍困七週後，在糧食斷絕前失去補給船艦，決定帶兵發動總攻，寧可光榮戰死，不願坐以待斃。劇中，推震在得知自己即將奔赴末日之戰前，正被安排與白爾帝爾達(Balthilda)成親，但他一時無暇顧及新后，等到部眾各自與妻兒訣別時，他才發現白爾帝爾達可為佳偶，但這新婚之夜，也是自己在世上的最後一夜。

<sup>47</sup> 以上皆出自宋春舫：〈新歐劇本三十九種〉。

<sup>48</sup> Hermann Sudermann, *Morituri: Teja – Fritzchen – Das Ewig-Männliche* (Stuttgart: Verlag der J. B. Cotta'schen Buchhandlung, 1897).

宋春舫譯本最為特殊之處，是用文言文翻譯全劇對白。<sup>49</sup>雖說晚清民初確有其他以文言文寫劇本的例子，<sup>50</sup>但在新文化運動喉舌的《新潮》雜誌上，不能不說是頗為奇特的選擇——顧頡剛（1893-1980）當時便曾致信傅斯年質疑宋春舫的語言選擇。<sup>51</sup>事實上，宋春舫之所以採用文言文，很可能是受到英文譯本的影響。

宋春舫一開始列出的五種蘇特曼劇本，皆以英文或法文書寫劇名，而非德文原名，合理的推測是，他除了德文原著，也曾透過其他譯本了解這些劇作。在宋春舫的藏書中，有一本1906年於美國出版的《推霞》英語註釋本，該書翻印了德文原劇，並附德文生字及片語的說明，只是並無譯文，與一般語言學習教材相類。<sup>52</sup>同時，宋春舫還藏有1913年倫敦出版的《將死之人》英譯本，<sup>53</sup>而這位英譯者或許為了使劇中對白帶有更明顯的歷史感，使用了文藝復興時期的英語翻譯《推霞》。舉例來說，下面是宋春舫所譯的一段推霞與新后的對話：

帝 當未字余以前，卿謂余名如何？

后 陛下何作是詢？

帝 卿何不一答余？

后 當陛下指揮士卒時，人皆見之懷然生畏。妾獨憐之，云：

「是人運何蹇哉？過特民族之命運，乃悉繫於其手，其不幸為孰甚！」

帝 （大感動且詫極）卿誠作如是想耶？

后 陛下殆以妾作是想乃誤耶？

帝 否。卿從未與余處，乃能知余……<sup>54</sup>

<sup>49</sup> [德]蘇特曼(Hermann Sudermann)著，宋春舫譯：〈推霞〉，《新潮》第1卷第2期（1919年2月），頁287-304。

<sup>50</sup> 例如（包）天笑：〈燕支井〉，《小說大觀》第1集（1915年8月），「新劇本」欄。

<sup>51</sup> 雖然傅斯年回覆了顧頡剛的多種意見，但並未直接回答此點。參見顧頡剛、傅斯年：〈通信（一）〉，《新潮》第1卷第4號（1919年4月），頁707-710。

<sup>52</sup> Hermann Sudermann, *Teja, edited with Introduction, Notes, and Vocabulary* (Boston: Heath & Co., 1906)；以及宋春舫：《柘木廬藏劇目》，收於李萬健、鄧詠秋編：《民國時期私家藏書目錄叢刊》第12冊（北京：國家圖書館，2012年），頁334，登記號目5139。

<sup>53</sup> 宋春舫：《柘木廬藏劇目》，頁334，登記號目5141。劇目中出版社「Duckworth & Co.」誤植為「Duckwont」。

<sup>54</sup> [德]蘇特曼著，宋春舫譯：〈推霞〉，頁299。此處改用新式標點。



在 1913 年的倫敦譯本裡，這段的譯文則是：

**Teja** And before thou knewest it, what was then thy thought?

**Balthilda** Sire, why dost thou ask?

**Teja** And why dost thou not answer?

**Balthilda** Sire, when I heard of thy bloody commands, and the others feared thee – then I often thought: How unhappy must he be that the destiny of the Goths compelleth him to such deeds!

**Teja** That hast thou thought? – That hast thou –?

**Balthilda** Sire, was it wrong that I should think it?

**Teja** Thou hadst never seen my face, and thou didst understand me?...<sup>55</sup>

但是，蘇特曼的原文並未設計這樣的語言時代感。《將死之人》的第二齣《小弗利茲》（*Fritzchen*）場景設在現代，而劇中角色所說的德語，跟《推霞》裡的哥特人並無風格上的差異，可知是英譯者的創造。這樣富時代感的風格，相信與宋春舫選擇以文言文翻譯此劇不無關係。

繼蘇特曼後，宋春舫為中國讀者介紹了兩種法國劇作家白里安（Eugène Brioux, 1858-1932）的作品：一是由他自行翻譯的《梅毒》（*Les Avariés*），一是由他北大學生陳良猷翻譯的《紅衫記》（*La Robe rouge*）。

《梅毒》敘述主角喬治（George）求醫診治，知道自己患了梅毒後，不聽醫生勸阻，執意與海麗（Henriette）結婚，以致禍延妻兒。全劇描寫 19 世紀梅毒肆虐巴黎社會，卻又缺乏加以正視的態度，因染病者擔心名譽受損，諱疾忌醫，不但延誤治療，還在不可告人的情況下任憑疾病傳給家人或陌生人。劇中的醫生有如作者的代言人，不斷提供相關醫療常識，劇末更在海麗的市議員父親面前成為社會現狀與政府法規的解剖員，呼籲推廣性病教育，進行所有必要的改革。北京《新中國》雜誌分三期刊登了這部三幕劇作；在第一幕出版前，則先發表了譯者撰寫的序文。宋春舫的序

---

<sup>55</sup> Hermann Sudermann, *Morituri: Three One-Act Plays*, trans. Archibald Alexander (London: Duckworth & Co., 1913), pp. 39-40.

文裡除了介紹劇本主旨和原作者，也表達出中國婦女若遇此問題，只能陷入比劇中法國婦女更加無助的境地。<sup>56</sup>

《紅衫記》的劇名指的是法官穿的紅袍，全劇描寫法院裡書記、推事、檢察官到庭長、檢察長等各級人員，以及中下階層民眾面對法律體制時所處的弱勢。場景主要設在巴斯克地區的摩利安（Mauléon）地方法院，作者透過一樁鄉村殺人案件的審理過程，呈現手足無措的鄉下嫌疑犯如何因為法院內剛愎自用並力求表現的推事受到起訴，而問案過程充滿瑕疵的推事又如何向法院內部政治的運作下獲得升遷，同時擇善固執將起訴撤銷的檢察官卻只能留任原職。如白里安在英文版序言中所言，不透明的審判制度使得法官可能「更急於證明自己輕率形成的意見有理，而非認清事實」。<sup>57</sup>

陳良猷翻譯的《紅衫記》發表於《新中國》雜誌，只刊登了全劇三分之一左右便中斷連載。<sup>58</sup>第二年，上海泰東書局則發行了由陳良猷重譯、宋春舫審定的完整譯本《紅衣記》。<sup>59</sup>陳良猷本為英文系學生，泰東書局的廣告直接表明該劇譯自英譯本，若再考量宋春舫開列的兩份書目裡，幾乎都以法文劇名列出法語劇作，但在《新青年》上，白里安這齣戲的劇名卻從法文改為英文，不論《紅衫記》或《紅衣記》，應皆轉譯自英文譯本，最多經過宋春舫參照法文原著的審稿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宋春舫為此譯本所寫的序言略為討論了白里安與高斯華綏（John Galsworthy, 1867-1933）、弗恨司（Anatole France, 1844-1924，當時或譯為「法朗士」）等現代劇作家檢討法律問題的劇本，而文中所提到的《銀匣》（*Silver Box*）、《堪克賓》（*Crainquebille*）兩齣戲，都曾列入第一份劇目，可以看出宋春舫對這類劇本的重視。<sup>60</sup>

<sup>56</sup> 宋春舫：〈《梅毒》序〉，《新中國》第1卷第3期（1919年7月），頁209-213。三幕劇的譯本分幕依次連載於〔法〕白里安（Eugène Brieux）著，宋春舫譯：〈梅毒〉，《新中國》第1卷第4-6期（1919年8-10月），頁183-195、161-180、153-165。該劇譯本及序文日後收錄在宋春舫：《宋春舫論劇二集》（上海：生活書店，1936年），頁117-226。

<sup>57</sup> Brieux, *Women on Her Own, False Gods and The Red Robe: Three Plays by Brieux* (New York: Bretano's, 1916), x.

<sup>58</sup> 〔法〕白里安著，陳良猷譯：〈紅衫記〉，《新中國》第2卷第2-4期（1920年2-4月），頁173-187、137-143、159-167。

<sup>59</sup> 〈北京大學新知叢書《紅衣記》廣告〉，《時事新報》第2版，1921年4月29日。

<sup>60</sup> 白里安這齣四幕劇的完整中文翻譯，可參見〔法〕布里安（Eugène Brieux）著，張仲仁譯：《紅衣記》（上海：春華書局，出版年不詳）。宋春舫曾於1930年代擔任律師，他對

二度歐遊歸來後，宋春舫在報上公開表示自己正在進行 3 種歐洲戲劇的翻譯，「海內外文人請勿重譯」。<sup>61</sup>這 3 種戲劇都是他列在第二份書目上的作品，包括「德奧」類的頭兩種——許泥紫勒（Arthur Schnitzler，1862-1931，今多譯為「史尼茨勒」）的《連環夫妻》（*Reigen*）、衛德金（Frank Wedekind，1864-1918）的《魔鬼》（*Erdgeist*），以及「義大利」類的第一種——賈默西屋（Sandro Camasio，1886-1913）與渥聚勒（Nino Oxilia，1889-1917）合著的《青春不再》。

《連環夫妻》一劇出版於 1903 年，卻到 1920 年底才得以上演。宋春舫當時正在歐洲，親眼目睹了奧地利與慕尼黑劇場搬演此劇，卻立刻遭到禁演的情況。<sup>62</sup>1921 年，宋春舫翻譯的《連環夫妻》第一場「妓女與軍人」發表於上海的《遊戲世界》雜誌。<sup>63</sup>對於這齣直言男女情事的戲可能在中國被視為「誨淫之作」，宋春舫並非毫無顧忌。<sup>64</sup>全劇分為 10 場，譯作僅僅刊登 1 場後便無疾而終，恐怕正是因為如此。<sup>65</sup>目前未能見到宋春舫翻譯其他 9 場的《連環夫妻》，他也絕少再提衛德金的《魔鬼》，這兩種德語劇作的翻譯工作，多半並未完成。至於《青春不再》，總算在延宕 15 年後動筆譯出。<sup>66</sup>

宋春舫明顯對《青春不再》情有獨鍾。他曾在寫給文學研究會的信上說道：「吾此次（按：指第二次）歐洲旅行中所讀劇本不下百種，而未有出 *Addio Giovinezza* 之右者。」<sup>67</sup>也曾在介紹義大利現代戲劇的文章中言及：「意人之心思才力，建設有餘，將來之意國戲劇，必有特殊之國民性傳佈世間，

法律事務的興趣，或已展現於此時的戲劇譯介工作中。

<sup>61</sup> 〈宋春舫啟事〉，《時報》第 1 版，1921 年 6 月 2 日。

<sup>62</sup> 〈宋春舫游記〉，《時報》第 16 版，1921 年 7 月 6 日。這篇遊記寫於 1921 年 2 月 1 日，當時宋春舫人在茵斯布魯克。《遊戲世界》雜誌發表譯作時，前言的內容多半依據此文。

<sup>63</sup> 〔奧〕許泥紫勒（Arthur Schnitzler）著，宋春舫譯：〈連環夫妻〉，《遊戲世界》第 4 期（1921 年 9 月），頁 9-15。

<sup>64</sup> 〈宋春舫游記〉，《時報》第 16 版，1921 年 7 月 6 日。

<sup>65</sup> 最遲要到 1930 年，中國讀者才能見到此劇完整的中譯本。參見〔奧〕顯尼志勒（Arthur Schnitzler）著，趙伯顏譯：《循環舞》（上海：水沫書店，1930 年）。

<sup>66</sup> 參見〔義〕賈默西屋（S. Camasio）、渥聚勒（N. Oxilia）著，宋春舫譯：《青春不再》（3 版）（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 年）。此書版權頁註明該書初版於 1936 年，而他在發表〈漢譯歐美劇本統計〉時，此劇尚未譯出。見宋春舫：《宋春舫論劇二集》，頁 72-73。

<sup>67</sup> 宋春舫：〈宋春舫致文學研究會書〉。

*Addio Giovinezza* 一劇即其明證也。」<sup>68</sup>《青春不再》單行本出版時，他還在序言中表示，早在 1914 年便曾動念翻譯此劇。<sup>69</sup>

三幕劇《青春不再》發表於 1911 年，內容描寫當時義大利托林諾（Torino）城內即將告別大學生活的年輕人。故事以醫科博士生馬烈武（Mario）與裁縫師房東的女兒桃李娜（Dorina）的愛情為主線，開場時，馬烈武還有兩個月的時間準備學位大考，他與桃李娜一起瞞著房東發展了兩年的熾熱戀情，也正面臨嚴重的考驗。眼看馬烈武畢業後即將離去，桃李娜對他仍是一往情深，不料馬烈武突然迷上貴婦愛蘭娜（Elena）。桃李娜用計私下與愛蘭娜會面，希望對方能把馬烈武留在托林諾這最後兩個月的時間留給自己。馬烈武對桃李娜的「破壞」惱羞成怒，決定搬出他們家，兩人直到馬烈武畢業考結束前未再碰面，而他與愛蘭娜之間，畢竟是一時衝動而已。故事最後，就在馬烈武即將帶著新取得的學位離開托林諾時，桃李娜前來道別。兩人回首往昔，不勝唏噓，眼見未來面對的將是生活空間與社會地位的偌大差異，心知這段青春戀曲，終究只能留在回憶裡。

根據宋家後人的說法，宋春舫年輕時與表妹相戀，但是長輩安排他與家境較好的友人女兒（朱倫華）成親，並威脅他若與表妹結婚便一分錢都拿不到，宋春舫便提出條件，先赴歐留學，回國再娶朱倫華。<sup>70</sup>或許這便是他入聖約翰正館不久後便輟學赴歐的背後因由；若與《青春不再》的劇情相對照，我們亦能理解宋春舫多年不忘此劇，執意將其譯出的內在動機。這齣戲在宋春舫留歐期間廣受歡迎，它以未能結果的戀情明寫大學生活的衝動、壓力與徬徨，充滿年輕人的熱情與衝動，想必在多方面引起了宋春舫的共鳴。

## 五、書目外劇本的翻譯

### （一）現代主義戲劇：以未來主義和表現主義為主

或許是看到文學研究會對歐洲當代戲劇較為生疏，宋春舫在致信該會後不久，便開始撰寫一系列介紹西方現代主義各流派的文章，並譯出若干劇作。他首先引介的，是今日習慣稱為未來主義的「未來派」。宋春舫開宗

<sup>68</sup> 宋春舫：〈現代意大利戲劇之特點〉，《東方雜誌》第 18 卷第 20 期（1921 年 10 月），頁 59-62。

<sup>69</sup> 〔義〕賈默西屋、渥聚勒著，宋春舫譯：《青春不再·序》，頁 4。

<sup>70</sup> 宋以朗：《宋淇傳奇：從宋春舫到張愛玲》，頁 8。

明義表示：「要研究未來派的戲曲，先得譯出幾種未來派的劇本。」「一定要先看了劇本，然後可以下幾個評語。不然，就是『盲人騎瞎馬』了。」<sup>71</sup>據此，他先為《東方雜誌》譯出四種未來主義短劇，隨後又分別在《時報》與《戲劇》雜誌上發表另外四種。這八種作品的譯名、原名及原作者，除《捉姦》待考，其餘分別是：

表 1

宋春舫中譯名	義大利原劇名	作者
〈換個丈夫罷〉 <sup>72</sup>	<i>Il cambio del marito</i>	Dessy (?-?)
〈月色〉 <sup>73</sup>	<i>Un chiaro di luna</i>	Marinetti (1876-1944)
〈朝秦暮楚〉 <sup>74</sup>	<i>Alternazione di carattere</i>	Corradini (1890-1982)、 Corra (1892-1976)
〈社有一條狗〉 <sup>75</sup>	<i>Non c'è un cane</i>	Cangiullo (1884-1977)
〈你看「死」那麼樣的固執〉 <sup>76</sup>	<i>L'ostinazione della morte</i>	Dessy
〈捉姦〉 <sup>77</sup>	不詳	不詳
〈早已過去了〉 <sup>78</sup>	<i>Passatismo</i>	Corra、Settimelli (1891-1954)
〈鎗聲〉 <sup>79</sup>	<i>Detonazione</i>	Cangiullo

<sup>71</sup> [義] Mario Dessy 著，宋春舫譯：〈換個丈夫罷〉，《東方雜誌》第 18 卷第 13 期（1921 年 7 月），頁 97。

<sup>72</sup> [義] Mario Dessy 著，宋春舫譯：〈換個丈夫罷〉，頁 97-102。雜誌上，劇名「cambio」一字誤為「combio」。

<sup>73</sup> [義] F. T. Marinetti 著，宋春舫譯：〈月色〉，《東方雜誌》第 18 卷第 13 期，頁 102-103。

<sup>74</sup> [義] Corradini、Bruno Corra 著，宋春舫譯：〈朝秦暮楚〉，《東方雜誌》第 18 卷第 13 期，頁 103-104。雜誌上，劇名「Alternazione」一字誤為「Alteruazione」，作者「Corradini」誤為「Coradini」。

<sup>75</sup> [義] Francesco Cangiullo 著，宋春舫譯：〈社有一條狗〉，《東方雜誌》第 18 卷第 13 期，頁 104。

<sup>76</sup> [義] Mario Dessy 著，宋春舫譯：〈未來派劇本的一種〉，《時報》第 9 版，1921 年 7 月 21 日。

<sup>77</sup> 著者不詳，宋春舫譯：〈未來派劇本的一種〉，《時報》第 10 版，1921 年 8 月 2、4 日。

<sup>78</sup> [義] Bruno Corra、Settimelli 著，宋春舫譯：〈早已過去了〉，《戲劇》第 1 卷第 5 期（1921 年 9 月）。

<sup>79</sup> [義] Francesco Cangiullo 著，宋春舫譯：〈鎗聲〉，《戲劇》第 1 卷第 5 期。他在《東方

義大利未來主義發起於 1909 年，一戰期間暫停活動，戰後主要成員歷經參政失敗後，又嘗試在藝術創作上重振旗鼓。由宋春舫選譯的作品可以推斷，他所接觸的未來主義以戰後復甦的部分為主。《月色》是 1916 年的作品，《社有一條狗》則寫於 1920 年；《換個丈夫罷》選自德希（Mario Dessy）*Vostro marito non va?...Cambialeto!*（1919）一書，而這齣戲和《早已過去了》，都曾是 1920 年未來主義所組織的演出劇目。<sup>80</sup>換句話說，雖然宋春舫留學歐洲時這項前衛藝術已然出現，但他很可能要到第二次赴歐考察期間，才對它較為熟悉。

宋春舫或許直接自義大利文翻譯了這幾種未來主義劇作，但他對未來主義戲劇的看法，也曾受到其他語言著作的影響。晚近研究已表明，若將宋春舫寫於《東方雜誌》譯文後的部分評論，與他本人所列出的一份英語著作彼此對讀，便能看到宋春舫對於未來主義視世界為一遊戲場的意見，頗有承襲他人之處。<sup>81</sup>

宋春舫在譯介未來主義的同時，還翻譯了義大利當代作家羅梭（Rosso di San Secondo, 1887-1956）的短劇《小乞兒》（*Monelli*）。該劇收錄於作者一本題為《眼睛閉了》（*L'occhio chiuso*）的獨幕劇集當中。這本書開卷先有一段眼睛與眼皮的開場白，等眼皮闔上之後，獨幕劇才依次展開。<sup>82</sup>除了《小乞兒》，宋春舫也譯出這段開場白，作為「楔子」放在劇本之前，並以原書名為題，發表在《東方雜誌》上。<sup>83</sup>

---

雜誌》介紹未來主義時提過此劇，見〔義〕Francesco Cangiullo 著，宋春舫譯：〈社有一條狗〉，頁 105。

<sup>80</sup> Günter Berghaus, *Italian Futurist Theatre, 1909-1944*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pp. 209-215. 宋春舫曾於《東方雜誌》載明《換個丈夫罷》的出處，德希這本書也在他的藏書中；見宋春舫：《褐木廬藏劇目》，頁 41，登記號目 2115。

<sup>81</sup> Alessandra Brezzi, "The First Translations of the Italian Literary Avant-Garde Movement in the Chinese Pres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ransl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East Asia in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ed. Lawrence Wang-chi W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268-269. 宋春舫參考的英語著作是 Lander MacClintock, *The Contemporary Drama of Italy*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20)，該書在《褐木廬藏劇目》的登記號目是 2002。

<sup>82</sup> Rosso di San Secondo, *L'occhio chiuso* (Roma: A. Sampaolesi, 1911), pp. 5-6, 95-113. 此書在《褐木廬藏劇目》的登記號目是 2054，但登記為 1912 年出版。

<sup>83</sup> 〔義〕羅梭（Rosso di San Secondo）著，宋春舫譯：〈眼睛閉了〉，《東方雜誌》第 18 卷第 14 期（1921 年 7 月），頁 111-116。

繼未來主義與羅梭後，宋春舫先在《時報》發表第二份書目，接著仍透過《東方雜誌》陸續介紹德、義、法三國的戲劇新動態，而德國部分他討論的主要是表現主義。<sup>84</sup>宋春舫二次歐遊剛回國時，便曾對記者提到戰後德國戲劇十分值得研究。<sup>85</sup>從〈德國之表現派戲劇〉一文，以及他在第二份書單所開列的劇名，可以看到宋春舫在這方面的用心。1921年春，宋春舫在慕尼黑觀賞了漢生克洛佛新作《彼處》（*Jenseits*）的演出，<sup>86</sup>想必對它特殊的劇場風格留下深刻印象。雖然宋春舫對表現主義不無批評之處，但從破舊立新的價值來說，他仍認為表現主義值得國人關注：「德國之表現派新運動，足當文學革命四字而無愧。譬猶彗星，不現於星月皎潔之夜，而現於風雷交作之晚。一線微光，於此呈露，在紛紛擾擾之秋，而突有一新勢力出……」<sup>87</sup>德國與中國同樣受到凡爾賽合約的衝擊，兩國戰後興起的新文藝與文學革命風氣背後，同樣充滿對國是的回應與寄託。既將表現主義戲劇視為國內新劇可以攻錯的他山之石，1922年，宋春舫在他自己主編的《時報》國慶日增刊上，刊登了漢生克洛佛《人類》（*Die Menschen*）一劇的中譯本。<sup>88</sup>

《人類》在許多方面展現了表現主義劇作的特色：象徵式的角色，極為簡短的臺詞，流動快速、幾近破碎的場景，以及不易確認因果關係的對白和行動。劇中大致描寫亞力山大（Alexander）自墳墓中接過兇手交給他的人頭之後，踏上某種見證人類腐敗和種種荒唐行徑的旅程，最終他因手中的人頭被法院判處死刑，卻也同時認知那是他自己的頭。藉著阿耨脫（Agathe）的犧牲，亞力山大逃出死牢，回到墳墓裡去。

《時報》上的中譯本由宋春舫與人合譯，日後收入《宋春舫論劇》。宋在卷首表示，當他尚未譯完此劇時，便收到隨卿寄來的全劇譯稿：「我把兩種譯本校正以後，遂在今年《時報》雙十增刊上發表。我應該對隨卿

<sup>84</sup> 宋春舫談論這三國戲劇的文章分別是：宋春舫：〈德國之表現派戲劇〉、〈現代意大利戲劇之特點〉、〈法蘭西戰時之戲曲及今後之趨勢〉，《東方雜誌》第18卷第16期（1921年8月），頁48-53；第18卷第20期，頁59-62；第18卷第21期（1921年11月），頁56-60。

<sup>85</sup> 〈宋春舫由歐歸國後之談話〉。

<sup>86</sup> 雖然宋春舫寫道，《彼處》「尚未刊印成本也」，但柏林「Ernst Rowohlt」出版社已於1920年出版此劇。宋春舫：〈德國之表現派戲劇〉，頁53。

<sup>87</sup> 同上註，頁52-53。

<sup>88</sup> 〔德〕漢生克洛佛（Walter Hasenclever）著，宋春舫、隨卿譯：〈德國表現派劇本《人類》〉，《時報》第39版，1922年10月10日。

先生道謝，並聲明不敢『掠人之美』。」<sup>89</sup>對照《時報》與《論劇》的譯文可知，宋春舫將劇本收入自己書中時，又做了許多詞句上的修訂，而非照錄《時報》譯稿。即便如此，《人類》恐怕仍應視為宋春舫與人合作完成的譯著。

## （二）佳構劇和滑稽劇：以臘皮虛（Eugène Labiche，1815-1888）為主

宋春舫翻譯的劇本若是未曾名列兩份劇目內，多半也是劇目內所列作家的作品，臘皮虛卻是個例外，而他對這位法國通俗劇作家的介紹工作，卻是與開列兩份劇目及譯介現代主義作品同步進行的。在他目前可見的著述中，最早提及臘皮虛之名，並直言其作品可為中國新劇參考者，應是 1919 年底發表的一篇英文文章〈中國戲劇的未來〉。這篇文章由他和美國友人合撰，他們認為，與其像《新青年》作者群般推動易卜生的翻譯，不如嘗試跟隨斯克里布（Eugène Scribe，1791-1861）、薩爾杜、臘皮虛、顧德林（Georges Courtline，1858-1929）等人的腳步，因為這些作家能夠炮製出扣人心弦的情節，亦深具幽默感，比起易卜生更可能吸引習於中國舊劇的觀眾。「之後，或許以重大社會問題為訴求的戲才能成功上演」。<sup>90</sup>

身為白里安的譯介者，宋春舫絕不反對像《梅毒》這樣直接談論社會問題的戲劇，只是在他看來，中國當代戲劇家仍然欠缺談論這些問題需要的技藝，而歐洲佳構劇和滑稽劇可在這方面成為有效的學習對象。當他在 1921 年 10 月以極為醒目的方式向中國讀者宣傳臘皮虛時，對此有更清楚的表達。這年的國慶日是民國 10 年 10 月 10 日，時稱「三十節」，國內多家大報均以增刊和特稿加以慶祝。當天，宋春舫在上海《申報》、《時報》和《時事新報》的增刊同步發文，希望將中國新劇創作者的眼光由問題劇轉向更能打動觀眾的其他劇種。

《申報》上的文章以較為宏觀的角度回顧現今新劇難投觀眾所好的情形，並主要介紹斯克里布，可說是他二度遊歐前在上海演說〈改良中國戲

<sup>89</sup> 宋春舫：〈幾句話……〉，收於宋春舫：《宋春舫論劇》，該書前言，無頁碼。目前尚難確認「隨卿先生」的身分。

<sup>90</sup> Soong Tsung Faung and A. E. Zucker, "The Future of the Drama in China," *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 November 8, 1919, p. 425. 宋春舫很可能在更早之前便開始向北京大學的學生介紹臘皮虛。1919 年 3 月，該校出版部販售臘皮虛劇作全集，除了宋春舫教授，很難想像當時還有誰在推動此事。參見〈出版部啟事〉，《北京大學日刊》第 3 版，1919 年 3 月 12 日。



劇〉的續篇。<sup>91</sup>《時事新報》上以臘皮虛為題的專文具體表達了「在劇場中使人發笑」的重要性。<sup>92</sup>至於《時報》，則是刊登了他和北大法文系學生趙祖欣（即趙少侯）合譯的臘皮虛獨幕劇《兩個都是胆小的人》（*Les Deux Timides*）。<sup>93</sup>

這齣笑鬧短劇大致描述翟樸地（Thibaudier）生性內向，不善與人交際，他活潑外向的女兒珊雪兒（Cécile）卻有了兩位追求者。兩位男士當中，格蘭度（Garadoux）先生渾身怪癖，卻以非常單刀直入的方式表明要娶珊雪兒，並在翟樸地不知如何拒絕的情況下住進他們家；珊雪兒心下屬意另一位費速生先生（Jules Frémassin），只是他雖是律師，卻有嚴重表達障礙，至今唯一開過庭的案子讓客戶坐了六個月監牢，此時也不知如何開口向翟樸地表明自己求婚之意。就在翟樸地和費速生彼此閃躲，言不及義的同時，格蘭度早已備妥聘禮，眼看就要強力取得翟樸地的許可，卻發現他當年曾經毆打妻子，在費速生辯護不力的情況下坐過六個月監牢。此點總算使翟樸地鼓起勇氣拒絕他，並轉念促成珊雪兒與費速生這一對。

《兩個都是胆小的人》可說是宋春舫將法國滑稽劇引入中國劇壇的初試水溫之作。劇中珊雪兒選擇婚配對象時受社會禮俗羈絆的處境，令人想起胡適《終身大事》裡的田亞梅。雖說臘皮虛與胡適的戲劇手法頗不相類，但兩齣戲共同涉及的自由戀愛，確實是當時中國年輕一輩念茲在茲的切身議題。多半因為如此，宋春舫才在臘皮虛的大量作品中優先選譯此劇。不過，《兩個都是胆小的人》並非他心目中這類戲劇的代表作。基於留學時在日內瓦的觀劇經驗，臘皮虛的五幕劇《義大利草帽》（*Un chapeau de paille d'Italie*）才是「世界戲曲史上數一數二的傑作」，更值得中國劇場加以試演。<sup>94</sup>事實上，就在準備發表《兩個都是胆小的人》的同時，他已經開始策畫《義大利草帽》的譯介工作。<sup>95</sup>1922年，宋春舫在北京大學繼續鼓勵學生研究臘皮虛。他為法文系學生規畫的戲劇課程裡，《義大利草帽》「於

<sup>91</sup> 宋春舫：〈中國新劇劇本之商榷〉，《申報》第42版，1921年10月10日。

<sup>92</sup> 宋春舫：〈我為什麼要介紹臘皮虛 LABICHE〉，《時事新報·雙十增刊》第6張第1版，1921年10月10日。

<sup>93</sup> 〔法〕臘皮虛（Eugène Labiche）著，宋春舫、趙祖欣譯：〈兩個都是胆小的人〉，《時報·新屋落成紀念增刊》第10張，1921年10月10日。

<sup>94</sup> 宋春舫：〈我為什麼要介紹臘皮虛 LABICHE〉。

<sup>95</sup> 〈宋春舫啟事〉，《時報》第16版，1921年10月6日。

世界趣劇史上，足可佔第一位置而無愧色」，是第三年研讀 19 世紀時應當注意的作品。<sup>96</sup>至於不諳法語的中國讀者，總算能在同年 10 月的《時報》上開始讀到《義大利草帽》的中文本。<sup>97</sup>

自 1922 年 10 月 12 日起，由留法學生陳綿翻譯，經過宋春舫校正的《義大利草帽》中譯本，開始在上海《時報》的副刊《世界週刊》上連載。<sup>98</sup>這齣戲敘述地主發的那（Ferdinand）與他領地上的村女結婚當天遭逢的一連串意外：發的那的馬咬壞了一頂草帽，草帽的主人阿拿意斯（Anaïs）與身邊的護花使者愛米（Émile）追至發的那家中要求道歉。此時發的那的準岳父諾南顧（Nonancourt）帶著新娘與大批賓客前來成親，諾南顧生性多疑，加上有夫之婦阿拿意斯發現她的女僕居然正和發的那的男僕談戀愛，很可能會將自己與愛米的行蹤暴露給善妒的丈夫，這一切都有賴發的那找到一頂同樣的草帽，方能解套。在發的那輾轉求帽的過程中，諾南顧帶著新娘和大批賓客追趕發的那，並不斷誤將男爵府、帽店等尋帽地點當作婚禮舉行的場所，弄得發的那疲於應付，十分忙碌。最後發的那赫然發現，從頭到尾與人難以溝通的聾叔父非即奈（Vézinet）帶來的結婚禮物，正與他千辛萬苦尋覓的義大利草帽一模一樣，事情才有了轉機。

《義大利草帽》原劇包含大量歌曲，但陳綿和宋春舫將其盡數刪去，成為一齣只說不唱的「話劇」。這些歌曲幾乎都是劇中角色心情的渲染，與劇情發展無涉，因此並不影響故事本身。不過，譯本某些段落並未詳細潤飾，仍清楚指明角色開唱。《時報》上的譯本大致隔週刊登，至 1923 年中登完全劇，<sup>99</sup>但劇本在連載結束後並未出版單行本，連帶影響了這齣喜劇傑作的普及。

宋春舫認為，臘皮虛的劇本「合著羣眾心理」，且「不分國界」，或許能在中國舞臺上獲得成功。<sup>100</sup>除了眼見當年日內瓦劇場來自世界各國的觀

<sup>96</sup> 宋春舫：〈法文系戲劇門研究書目〉。

<sup>97</sup> 過去的研究認為，中國 20 世紀上半葉未曾有過《義大利草帽》的翻譯本，如今可知不確。參見羅仕龍：〈舊社會，新文本：臘必虛喜劇在現代中國的翻譯與傳播〉，頁 219。

<sup>98</sup> 〔法〕臘皮虛著，陳綿譯，宋春舫校正：〈義大利草帽〉，《時報·世界週刊》第 16 版，1922 年 10 月 12 日。譯本頭幾回刊登時，譯者的姓名誤為「陳錦」，自 11 月 2 日起才改正。

<sup>99</sup> 〔法〕臘皮虛著，陳綿譯，宋春舫校正：〈義大利草帽〉，《時報·世界週刊》第 14 版，1923 年 6 月 7 日。

<sup>100</sup> 宋春舫：〈我為什麼要介紹臘皮虛 LABICHE〉。

眾都對臘皮虛極為捧場，細觀《兩個都是胆小的人》與《義大利草帽》兩劇，不難發現劇作家頻繁利用角色的旁白製造喜劇效果，而這與傳統戲曲觀眾極為熟悉的「打背躬」非常相似，此點或許也增加了宋春舫鼓吹在中國搬演臘皮虛的信心。以《義大利草帽》第三幕第六場為例，發的那在男爵府被誤為著名歌手時，有這樣一段戲：

尚夫人 我很感謝我曾允許你們，替你們找一個有名的音樂大家，你們都要行禮，這便是那鼎鼎大名的尼那帝。

發的那 （背地裡）什麼我現在是尼那帝了！這是什麼東西呢？

尚夫人 綠必尼的勁敵！

……

發的那 （背地裏）要打算在這裏，暫且先當尼那帝，不當發的那帝。（白）太太們！我承認了：我就是尼那帝！大名鼎鼎的尼那帝！……（背地裏）不這樣！早把我推出去了。<sup>101</sup>

除了旁白，臘皮虛也常讓角色直接對觀眾獨白。這些手法在臘皮虛的劇本裡比比皆是，而這正是胡適站在文學進化論的立場，認為已被歷史淘汰殆盡，如今應繼續掃除乾淨的其中一種「遺形物」。<sup>102</sup>宋春舫對臘皮虛的推崇就像對「三一律」的重視一樣，都從劇場實務角度出發，只問打動觀眾與否，不問戲劇技巧出自哪個時代。

### （三）其他

自推廣臘皮虛後，宋春舫著手翻譯的劇本以喜劇為主。《宋春舫論劇二集》收錄了他翻譯的三種劇本，除了1919年發表過的《梅毒》，另外兩種分別是《別墅出售》和沒有中文劇名的 *Octavian and Cleopatra*，兩者都未註明作者原名。根據《別墅出售》作者的中文譯名「吉得利」、劇中角色名字和對話中提到他們位在法國，加上《褐木廬藏劇目》提供的線索，查得該劇為法國劇作家 Sacha Guitry（1885-1957）所著的 *Villa à vendre*。

<sup>101</sup> [法] 臘皮虛著，陳綿譯，宋春舫校正：〈義大利草帽〉，《時報·世界週刊》第14版，1923年2月8日。

<sup>102</sup> 胡適：〈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新青年》第5卷第4號，頁313-314。

《別墅出售》是齣輕鬆逗趣的獨幕劇，描述女主人奇麗（Juliette）想高價出售手上的別墅，招牌掛出後，有葛司東（Gaston）、苔痕（Jeanne）夫妻上門看房。丈夫葛司東買房意願甚低，只是在太太苔痕的堅持下，勉強應對，聽到奇麗開價二十萬法郎，直想立刻離開。就在他等待苔痕上樓觀看浴室的時候，門外走進一位美國貴婦史密司夫人（Mrs. Al Smith）；史夫人態度急切，希望盡速成交，她誤將葛司東當作房主詢價，葛司東便順水推舟，以三十萬法郎與史夫人「成交」，並得到對方支票，答應明日交屋。等奇麗帶苔痕下樓時，史夫人已經離去，葛司東則一反原先的態度，立刻開了張二十萬法郎支票買下別墅。<sup>103</sup>

至於篇幅更短的 *Octavian and Cleopatra*，過去無人知曉原著為何，據本文考察，可知出自英國劇作家海根（St. John Hankin, 1869-1909）之手。1900年前後，海根曾為倫敦《週六評論》（*Saturday Review*）、《泰晤士報》（*The Times*）等刊物撰寫劇評，也曾在《潘趣》雜誌（*Punch*）上以〈名劇外一章〉（“Dramatic Sequels”）為題，編寫一系列諷刺著名劇作的短劇劇本。<sup>104</sup>海根以《哈姆雷特》（*Hamlet*）、《屈身求愛》（*She Stoops to Conquer*）、《海上夫人》（*The Lady from the Sea*）等劇中人物為主角，為他們編造原劇落幕後的衍生劇情。*Octavian and Cleopatra* 取笑的對象是蕭伯納（G. B. Shaw, 1856-1950）的《凱撒與豔后》（*Caesar and Cleopatra*），<sup>105</sup>敘述葛麗荷貝（Cleopatra）在安東尼屍骨未寒時精心打扮自己，準備迎接屋大維的到來，沒想到見面之後，屋大維大失所望，覺得葛麗荷貝的美豔名過其實，同時取笑手下敗將安東尼的品味。葛麗荷貝悲憤莫名，退場後仰藥自盡，屋大維也只為他無法將豔后當作戰利品示眾感到可惜，並決定將她與安東尼合葬。<sup>106</sup>

<sup>103</sup> 宋春舫：《宋春舫論劇二集》，頁 91-116。

<sup>104</sup> James Vinson, ed., *St. James Reference Guide to English Literature v.7: 20<sup>th</sup> Century Drama* (Chicago and London: St. James Press, 1985), pp. 127-128; Jean Chothia, *English Drama of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1890-1940* (New York: Longman, 1996), p. 72.

<sup>105</sup> 海根這齣短劇與其他同系列劇作日後結集出版，各劇之前撰有前言，此劇前言則表明針對的是蕭伯納的作品，而非莎士比亞的 *Antony and Cleopatra*。參見 St. John Hankin, *Mr. Punch's Dramatic Sequels* (London: Bradbury, Agnew & Co., 1901), p. 198。宋春舫未譯此篇前言。

<sup>106</sup> 宋春舫：《宋春舫論劇二集》，頁 79-90；St. John Hankin, *Mr. Punch's Dramatic Sequels*, pp. 199-214。

《別墅出售》是吉得利 1931 年的作品，這是宋春舫翻譯的所有劇作當中，原著時間最晚的一種。這篇譯作顯示宋春舫在 1930 年代對西方當代作品的持續關注。<sup>107</sup>吉得利與海根的作品都符合宋春舫希望中國劇場多加參考的滑稽戲路，或許這仍舊是他翻譯兩種劇作的原因。

緊接著《論劇二集》出版的戲劇專著《凱撒大帝登臺》中，收錄了王爾德名著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 的全劇翻譯，這是目前所能見到的宋春舫戲劇譯作裡，最晚出版的一種。<sup>108</sup>本劇中文劇名題為《同名異娶》，但這並非宋春舫的發明，而是借用了更早之前另一譯本的名稱。如宋春舫所言：

一九三四年我為《海光雜誌》譯了王氏的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 劇本，但是第一幕並未登畢，我便在一個雜誌的廣告內發見該書已由孔襄我君譯出，劇名譯做「同名異娶」，由泰東書局發行，兩年來，我雖到處搜求，卻始終沒有找到那譯本的機會，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我得在此附帶聲明一下。<sup>109</sup>

宋春舫所指的同名譯本由王靖、孔襄我合譯，1921 年便已出版。<sup>110</sup>如前文所言，宋春舫在《新青年》刊登〈近世名戲百種目〉時抽換過已有中譯本的作品，他也曾登報公告自己正著手翻譯的劇本，可見他對翻譯工作的「重複勞動」頗為在意。考量此點，他在 1936 年不但重譯《同名異娶》，且直接沿用他人的譯名，便顯得十分特殊。

對照王爾德的原文，可發現王、孔譯本多有漏譯或誤譯的情形，而宋譯本明顯較為準確，也極少出現漏譯。僅僅翻閱第一幕開場 Algernon Moncrieff 與男僕 Lane 的對話，就可看出兩者的差距：（以下中文引文**加粗體者為王、孔譯本**，未加粗體者為宋譯本）

<sup>107</sup> 在介紹蒙德卡羅的遊記中，宋春舫插入了一段長達 18 頁裘而羅曼（Jules Romains，1885-1972）劇作《伊夫先生》（*Le mariage de Trouhadec*, 1925）的中文節譯。宋春舫看來並無完成全劇中譯的意圖，本文暫不列入討論，但如同《別墅出售》，此段節譯同樣顯示了宋春舫對當代作品的持續關注。感謝匿名審查人對《伊夫先生》的提醒。參見宋春舫：《蒙德卡羅》，頁 10-27。

<sup>108</sup> 宋春舫：《凱撒大帝登臺》（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年），頁 57-172。

<sup>109</sup> 宋春舫：〈戲劇家王爾德〉，《益世報》第 14 版，1936 年 5 月 24 日。此文與《同名異娶》譯本同時收於同上註，頁 49-55。

<sup>110</sup> [英] 王爾德（Oscar Wilde）著，王靖、孔襄我譯：《同名異娶》（上海：泰東書局，1921 年）。

**Algernon** Did you hear what I was playing, Lane?

雷痕，你聽出我奏的是什麼曲麼？

L，你聽得出我彈的是什麼調？

**Lane** I didn't think it polite to listen, sir.

我想總不算好聽罷。

老爺，我沒有聽。我以為聽你彈琴，是不恭敬的呀。

**Algernon** I'm sorry for that, for your sake. I don't play accurately – anyone can play accurately – but I play with wonderful expression. As far as the piano is concerned, sentiment is my forte. I keep science for Life.<sup>111</sup>

照你這樣說，我是很掃興的。我奏的並不正確——無論誰都可以奏正確的——不過我奏的有點奇怪思想的表現。因為音樂是能激動人的情感。<sup>112</sup>

我倒替你可惜，我彈的固然不十分合拍，無論是誰，都能彈的合拍，那算不了什麼，我彈琴的時候卻有極好的表情。講到彈琴，情感二字，便是我的長處，因為我總以為科學是不能脫離人生的。<sup>113</sup>

不僅如此，王、孔譯本在不久之後「坐在沙發上去吃」（“...and sits down on the sofa”）的舞臺指令後，整整漏譯將近二十行對白，直接跳至 Lane 即將下場處。在此情況下，1921 年的《同名異娶》已使讀者難以領略王爾德這齣喜劇的機鋒和趣味。我們不得不懷疑，雖然宋春舫聲明自己未曾看過此譯本，但他一反過去習慣，重譯該劇，甚至襲用前人譯名（「同名」），正是為了提供中文讀者不同的譯本選擇（「異曲」）。

## 六、結論

在歐洲戲劇和劇場發展的譯介上，從兩份名劇書目的擬定、撰文，到劇本翻譯實務，宋春舫的主要動機均為擴展國內戲劇工作者的眼界。於是，他參與譯介的 20 種戲劇包含了風格各異的作品。如此多樣化選擇的背後，

---

<sup>111</sup> Oscar Wilde,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 and Other Plays* (London: Penguin, 1986), p. 253.

<sup>112</sup> [英] 王爾德著，王靖、孔襄我譯：《同名異娶》，頁 2-3。

<sup>113</sup> 宋春舫：《凱撒大帝登臺》，頁 58-59。

是他對當代性（contemporaneity）的關注。宋春舫的當代性關懷可分為兩方面：一是為中國譯介歐洲當代劇作，使國內讀者及劇場工作者盡速掌握世界新思潮和新作品，縮短知識上的時間差；在這方面，現代主義作品（及其理論）的譯介可為代表。另外，則是對中國當代劇場發展的關注。對宋春舫來說，戲劇不僅是案頭文學，而是須實踐於場上，接受觀眾品評的藝術。他之所以推薦時序上較早、嚴格來說已難視為歐洲「當代」的臘皮虛，是考量國內觀眾習性後的選擇。更重要的是，對他來說，這兩方面一為知識的傳播，一為話劇（時稱新劇）藝術的實踐，並無衝突之處。1919-1923年間，他「左右開弓」地同步譯介現代主義戲劇與臘皮虛的滑稽劇，並無先後之別。對他來說，這些南轅北轍的內容都可能在中國舞臺上搬演，並成為引發劇場變革的觸媒。

在宋春舫曾經參與譯介的 20 種戲劇裡，自行翻譯的有 16 種——包含 8 種未來主義短劇——至於《紅衫記》（《紅衣記》）、《人類》、《兩個都是胆小的人》和《義大利草帽》，則是與他人合作的成果。這 20 種戲劇清一色為歐洲作品，原著分別以法文、德文、義大利文和英文寫成。據本文考察，宋春舫除了直接譯自原文，也很可能參考了他所能取得的英語譯本。對擁有多語能力的譯者來說，這樣的翻譯實踐方式並不特殊，<sup>114</sup>宋春舫雖擅多種歐語，但對不同語言的掌握能力有別，也是常情，過去的研究者往往一味推崇他兼擅多語，似無必要。

從最早發表的《梅毒》（1919）到逝世前一年出版《同名異娶》（1937），宋春舫的戲劇譯介工作恰好與今日習以為常的中國現代史斷限同步。從「五四」到抗戰這段期間，中國文壇譯介了大量西方戲劇作品，也以原作或不同程度的在地化（acculturation）方式搬演多種。經過本文的梳理，宋春舫曾經提出的書目和參與的譯介工作究竟發揮過什麼樣的影響力，仍有待重新評估。以文學研究會來說，1920 年代該會負責編輯的《小說月報》曾經譯介多種西方戲劇，而在宋春舫對他們的出版計畫提出異議後不久，這份雜誌便陸續介紹了宋春舫推薦的莫爾納、<sup>115</sup>柯洛支、<sup>116</sup>鄧南遮等作家；<sup>117</sup>此

<sup>114</sup> 例如同樣翻譯了多種西方戲劇的田漢，便曾記道自己的閱讀方法：「午前以 William Archer 的英譯《羣鬼》*Ghosts* 對 Colleville ET Zepelin 的法譯 *Les Revenants* 細看，並同時參看日德諸譯……」見田漢：《薔薇之路》（上海：泰東書局，1922 年），頁 39。

<sup>115</sup> 〈略誌匈牙利戲曲家莫爾納的生平及其著作〉，《小說月報》第 12 卷第 11 號（1921 年 11 月）。

外，自《青春不再》出版後，這齣戲至少曾經上海業餘戲劇交誼社、天風劇社、萬象劇藝社等多個劇團排練上演。<sup>118</sup>宋春舫在歐洲戲劇譯介工作上的遺產，還須研究者更為細緻的檢驗和定位。

【責任編校：郭千綾、黃璿璋】

## 徵引文獻

### 專著

田本相 Tian Benxiang 主編：《中國話劇藝術史》*Zhongguo huaju yishu shi* 第2卷，南京 Nanjing：江蘇鳳凰教育出版社 Jiangsu fenghuang jiaoyu chubanshe，2016年。

田漢 Tian Han：《薔薇之路》*Qiangwei zhi lu*，上海 Shanghai：泰東書局 Taidong shuju，1922年。

宋以朗 Song Yilang (Roland Soong)：《宋淇傳奇：從宋春舫到張愛玲》*Song Qi chuanguqi: cong Song Chunfang dao Zhang Ailing*，香港 Hong Kong：牛津大學出版社 Niujin daxue chubansh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年。

宋春舫 Song Chunfang (Soong Tsung-faung)：《宋春舫論劇》*Song Chunfang lun ju*，上海 Shanghai：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23年。

——：《蒙德卡羅》*Mengdekalu (Monte Carlo)*，上海 Shanghai：中國旅行社 Zhongguo lüxingshe，1933年。

——：《宋春舫論劇二集》*Song Chunfang lun ju erji*，上海 Shanghai：生活書店 Shenghuo shudian，1936年。

——：《凱撒大帝登臺》*Kaisa dadi dengtai*，上海 Shanghai：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 (Commercial Press)，1937年。

——：《褐木廬藏劇目》*Hemulu cang jumu (Catalogue of the Cormora Library)*，收入李萬健 Li Wanjian、鄧詠秋 Deng Yongqiu 編：《民國時

---

<sup>116</sup> 〈意大利文壇近狀〉，《小說月報》第12卷第12號（1921年12月）。

<sup>117</sup> [日]松村正俊著，海鏡譯：〈意國文學家鄧南遮〉，《小說月報》第12卷第12號。

<sup>118</sup> 〈劇訊〉，《海聲》第5期（1939年月分不詳），頁18；〈璇宮劇院廣告〉，《申報》第12版，1941年3月27日；〈萬象劇藝社鄭重啟事〉，《申報》第2版，1941年11月8日。



- 期私家藏書目錄叢刊》*Minguo shiqi sijia cangshu mulu congkan* 第12冊，北京 Beijing：國家圖書館 Guojia tushuguan，2012年。
- 耿雲志 Geng Yunzhi 主編：《胡適遺稿及祕藏書信》*Hu Shi yigao ji micang shuxin* 第28冊，合肥 Hefei：黃山書社 Huangshan shushe，1994年。
- 〔法〕布里安 Eugène Brioux 著，張仲仁 Zhang Zhongren 譯：《紅衣記》*Hongyi ji (La Robe rouge)*，上海 Shanghai：春華書局 Chunhua shuju，出版年不詳。
- 〔英〕王爾德 Oscar Wilde 著，王靖 Wang Jing、孔襄我 Kong Xiangwo 譯：《同名異娶》*Tongming yiqu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上海 Shanghai：泰東書局 Taidong shuju，1921年。
- 〔奧〕顯尼志勒 Arthur Schnitzler 著，趙伯顏 Zhao Boyan 譯：《循環舞》*Xunhuan wu (Reigen)*，上海 Shanghai：水沫書店 Shuimo shudian，1930年。
- 〔義〕賈默西屋 S. Camaisio、渥聚勒 N. Oxilia 著，宋春舫 Song Chunfang (Soong Tsung-fang) 譯：《青春不再》*Qingchun buzai (Addio Giovinezza)*，上海 Shanghai：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 (Commercial Press)，1948年。
- 〔德〕瓦格納 Rudolf G. Wagner 著，崔潔瑩 Cui Jieying 譯：〈跨越間隔！晚清與民國時期的外語報刊〉“Kuayue jiang! Wanqing yu minguo shiqi de waiyu baokan”，收入〔德〕瓦格納 Rudolf G. Wagner 著，賴芊擘 Lai Qianye 等譯：《晚清的媒體圖像與文化出版事業》*Wanqing de meiti tuxiang yu wenhua chuban shiye*，新北 New Taipei：傳記文學出版社 Zhuanji wenxue chubanshe，2019年。
- Anonymous, *Who's Who in China: Biographies of Chinese Leaders*, 5<sup>th</sup> ed., Shanghai: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1936.
- , *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1906-1931: A Grand Table of Contents*,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1974.
- Arnold Wright, ed., *Twentieth-Century Impressions of Hong Kong, Shanghai, and Other Treaty Ports of China*, London: Lloyd's Greater Britain Publishing Company, 1908.
- Eugène Brioux, *Women on Her Own, False Gods and The Red Robe: Three Plays by Brioux*, New York: Bretano's, 1916.

- Günter Berghaus, *Italian Futurist Theatre, 1909-1944*,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 Hermann Sudermann, *Morituri: Teja – Fritzchen – Das Ewig-Männliche*, Stuttgart: Verlag der J. B. Cotta'schen Buchhandlung, 1897.
- , *Teja, edited with Introduction, Notes, and Vocabulary*, Boston: Heath & Co., 1906.
- , *Morituri: Three One-Act Plays*, trans. Archibald Alexander, London: Duckworth & Co., 1913.
- James Vinson, ed., *St. James Reference Guide to English Literature v.7: 20<sup>th</sup> Century Drama*, Chicago and London: St. James Press, 1985.
- Jean Chothia, *English Drama of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1890-1940*, New York: Longman, 1996.
- Lander MacClintock, *The Contemporary Drama of Italy*,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20.
- M. C. Powell, ed., *Who's Who in China*, 3rd ed., Shanghai: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1925.
- Michel Hockx, *Questions of Style: Literary Societies and Literary Journals in Modern China, 1911-1937*, Leiden: Brill, 2003.
- Oscar Wilde,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 and Other Plays*, London: Penguin, 1986.
- Rosso di San Secondo, *L'occhio chiuso*, Roma: A. Sampaolesi, 1911.
- St. John Hankin, *Mr. Punch's Dramatic Sequels*, London: Bradbury, Agnew & Co., 1901.

#### 期刊與專書論文

- 〈《文學研究會叢書》目錄〉“Wenxue yanjiuhui congshu mulu”，《東方雜誌》*Dongfang zazhi (Eastern Miscellany)*第 18 卷第 11 期，1921 年 6 月；《小說月報》*Xiaoshuo yuebao (Short Story Magazine)*第 12 卷第 8 號，1921 年 8 月。
- 〈《文學研究會叢書》緣起〉“Wenxue yanjiuhui congshu yuanqi”，《東方雜誌》*Dongfang zazhi (Eastern Miscellany)*第 18 卷第 11 期，1921 年 6 月；《小說月報》*Xiaoshuo yuebao (Short Story Magazine)*第 12 卷第 8 號，1921 年 8 月。
- 〈《文學研究會叢書》編例〉“Wenxue yanjiuhui congshu bianli”，《東方雜誌》*Dongfang zazhi (Eastern Miscellany)*第 18 卷第 11 期，1921 年 6 月；《小說月報》*Xiaoshuo yuebao (Short Story Magazine)*第 12 卷第 8 號，1921 年 8 月。

- 〈略誌匈牙利戲曲家莫爾納的生平及其著作〉“Lüezhi xiongyali xiqujia Moerna de shengping ji qi zhuzuo”，《小說月報》*Xiaoshuo yuebao* (*Short Story Magazine*)第 12 卷第 11 號，1921 年 11 月。
- 〈意大利文壇近狀〉“Yidali wentan jinzhuang”，《小說月報》*Xiaoshuo yuebao* (*Short Story Magazine*)第 12 卷第 12 號，1921 年 12 月。
- 〈劇訊〉“Juxun”，《海聲》*Haisheng* 第 5 期，1939 年月分不詳。
- 〈包〉天笑(Bao) Tianxiao：〈燕支井〉“Yanzhi jing”，《小說大觀》*Xiaoshuo daguan* 第 1 集，1915 年 8 月。
- 〈宋〉悌芬(Song) Tifen 執筆：〈兩年週祭〉“Liangnian zhouji”，《劇場藝術》*Juchang yishu* (*Theatre Arts Monthly*)第 2 卷第 8-9 期，1940 年 9 月。
- 宋春舫 Song Chunfang (Soong Tsung-faung)：〈極乃武 (Genève) 遊記〉“Jinaiwu (Genève) youji”，《約翰聲》*Yuehan sheng* (*St. John's Echo*)第 28 卷第 4 期，1917 年 5 月。
- ：〈自題《海外劫灰記》〉“Ziti Haiwai jiehui ji”，《清華週刊》*Qinghua zhoukan* (*Tsing Hua Weekly*)第 116 期，1917 年 10 月；《海光》*Haiguang* 第 6 卷第 2 期，1934 年 2 月。
- ：〈文學上之「世界觀念」〉“Wenxueshang zhi ‘shijie guannian’”，《清華學報》*Qinghua xuebao* 第 3 卷第 2 期，1918 年 1 月。
- ：〈近世名戲百種目〉“Jinshi mingxi baizhong mu”，《新青年》*Xin qingnian* (*La Jeunesse*)第 5 卷第 4 號，1918 年 10 月。
- ：〈《梅毒》序〉“Meidu xu”，《新中國》*Xin zhongguo* (*New China*)第 1 卷第 3 期，1919 年 7 月。
- ：〈奧國的生活程度〉“Aoguo de shenghuo chengdu”，《東方雜誌》*Dongfang zazhi* (*Eastern Miscellany*)第 17 卷第 20 期，1920 年 10 月。
- ：〈愁城消夏錄〉“Choucheng xiaoxia lu”，《東方雜誌》*Dongfang zazhi* (*Eastern Miscellany*)第 17 卷第 20 期，1920 年 10 月。
- ：〈不可思議之歐洲金融〉“Bukesiyi zhi ouzhou jinrong”，《東方雜誌》*Dongfang zazhi* (*Eastern Miscellany*)第 18 卷第 9 期，1921 年 5 月。
- ：〈密興十日記〉“Mixing shiri ji”，《東方雜誌》*Dongfang zazhi* (*Eastern Miscellany*)第 18 卷第 9 期，1921 年 5 月。
- ：〈德國之表現派戲劇〉“Deguo zhi biao xian pai xiju”，《東方雜誌》*Dongfang zazhi* (*Eastern Miscellany*)第 18 卷第 16 期，1921 年 8 月。

宋春舫 Song Chunfang (Soong Tsung-faung) :〈現代意大利戲劇之特點〉“Xiandai yidali xiju zhi tedian”, 《東方雜誌》 *Dongfang zazhi (Eastern Miscellany)* 第 18 卷第 20 期, 1921 年 10 月。

—— :〈法蘭西戰時之戲曲及今後之趨勢〉“Falanxi zhanshi zhi xiqu ji jinhou zhi qushi”, 《東方雜誌》 *Dongfang zazhi (Eastern Miscellany)* 第 18 卷第 21 期, 1921 年 11 月。

—— :〈宋家弄〉“Songjia nong”, 《人間世》 *Renjianshi* 第 13 期, 1934 年 10 月。

宋春舫 Song Chunfang (Soong Tsung-faung) 著, 羅仕龍 Luo Shilong (Lo Shih-Lung) 譯 :〈海外劫灰記 (一)、(二)、(三)、(四) —— 一個天朝子民在旅途上的鉛筆速寫〉“Haiwai jiehui ji (1), (2), (3), (4): yige tianchao zimin zai lütushang de qianbi suxie”, 《書城》 *Shucheng* 第 106-109 期, 2015 年 3-6 月。

宋春舫 Song Chunfang (Soong Tsung-faung) 著, 羅羅 Luo Luo 譯 :〈世界名劇談〉“Shijie mingju tan”, 《東方雜誌》 *Dongfang zazhi (Eastern Miscellany)* 第 16 卷第 1 期, 1919 年 1 月。

胡星亮 Hu Xingliang :〈宋春舫:中國現代戲劇理論先驅者〉“Song Chunfang: zhongguo xiandai xiju lilun xianquzhe”, 《浙江藝術職業學院學報》 *Zhejiang yishu zhiye xueyuan xuebao* 第 10 卷第 3 期, 2012 年 9 月。

胡適 Hu Shi :〈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Wenxue jinhua guannian yu xiju gailiang”, 《新青年》 *Xin qingnian (La Jeunesse)* 第 5 卷第 4 號, 1918 年 10 月。

湯恒 Tang Heng :〈宋春舫論〉“Song Chunfang lun”, 《戲劇藝術》 *Xiju yishu* 總第 38 期, 1987 年第 2 期。

鍾欣志 Zhong Xinzhi (Joscha Chung) :〈晚清新知識空間裏的學生演劇與中國現代劇場的緣起〉“Wanqing xinzhishi kongjianli de xuesheng yanju yu zhongguo xiandai juchang de yuanqi” (“Students’ Theatrical Activities in Late Qing and the Beginning of Modern Chinese Theatre”), 《戲劇研究》 *Xiju yanjiu (Journal of Theatre Studies)* 第 8 期, 2011 年 7 月。

—— :〈清末上海聖約翰大學演劇活動及其對中國現代劇場的歷史意義〉“Qingmo shanghai shengyuehan daxue yanju huodong ji qi dui zhongguo xiandai juchang de lishi yiyi”, 收入袁國興 Yuan Guoxing 主編:《清末民

初新潮演劇研究》*Qingmo minchu xinchao yanju yanjiu*，廣州 Guangzhou：廣東人民出版社 Guangdong renmin chubanshe，2011 年。

羅仕龍 Luo Shilong (Lo Shih-Lung)：〈舊社會，新文本：臘必虛喜劇在現代中國的翻譯與傳播〉“Jiu shehui, xin wenben: labixu xiju zai xiandai zhongguo de fanyi” (“The Transla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Eugene Labiche’s Comedies on the Modern Chinese Stage”), 《清大中文學報》*Qingda zhongwen xuebao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第 16 期，2016 年 12 月。

——：〈「佳構劇」概念在現代中國的接受及其跨文化實踐——以李健吾《雲彩霞》為例〉“‘Jiagouju’ gainian zai xiandai zhongguo de jieshou ji qi kuawenhua shijian: yi Li Jianwu *Yun caixia* wei li” (“The Reception of the ‘Well-made Play’ Concept in Modern China and Its Transcultural Practices: Taking Li Jian-Wu’s *Yun Caixia* as an Example”), 《臺大中文學報》*Taida zhongwen xuebao (Bulletin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第 62 期，2018 年 9 月。

顧頡剛 Gu Jiegang、傅斯年 Fu Sinian：〈通信（一）〉“Tongxin (1)”，《新潮》*Xinchao (Renaissance)*第 1 卷第 4 號，1919 年 4 月。

〔日〕松村正俊 Matsumura Masatoshi 著，海鏡 Hai Jing 譯：〈意國文學家鄧南遮〉“Yiguo wenxuejia Dengnanzhe”，《小說月報》*Xiaoshuo yuebao (Short Story Magazine)*第 12 卷第 12 號，1921 年 12 月。

〔法〕白里安 Eugène Brioux 著，宋春舫 Song Chunfang (Soong Tsung-faung) 譯：〈梅毒〉“Meidu” (*Les Avariés*)，《新中國》*Xin zhongguo (New China)*第 1 卷第 4-6 期，1919 年 8-10 月。

〔法〕白里安 Eugène Brioux 著，陳良猷 Chen Liangyou 譯：〈紅衫記〉“Hongshan ji” (*La Robe rouge*)，《新中國》*Xin zhongguo (New China)*第 2 卷第 2-4 期，1920 年 2-4 月。

〔奧〕許泥紫勒 Arthur Schnitzler 著，宋春舫 Song Chunfang (Soong Tsung-faung) 譯：〈連環夫妻〉“Lianhuan fuqi” (*Reigen*)，《遊戲世界》*Youxi shijie*第 4 期，1921 年 9 月。

〔義〕Bruno Corra、Settimelli 著，宋春舫 Song Chunfang (Soong Tsung-faung) 譯：〈早已過去了〉“Zaoyi guoqu le” (*Passatismo*)，《戲劇》*Xiju*第 1 卷第 5 期，1921 年 9 月。

[義] Corradini、Bruno Corra 著，宋春舫 Song Chunfang (Soong Tsung-faung) 譯：〈朝秦暮楚〉“Zhaoqin muchu” (*Alternazione di carattere*)，〈《東方雜誌》 Dongfang zazhi (Eastern Miscellany) 第 18 卷第 13 期，1921 年 7 月。〉

[義] F. T. Marinetti 著，宋春舫 Song Chunfang (Soong Tsung-faung) 譯：〈月色〉“Yuese” (*Un chiaro di luna*)，〈《東方雜誌》 Dongfang zazhi (Eastern Miscellany) 第 18 卷第 13 期，1921 年 7 月。〉

[義] Francesco Cangiullo 著，宋春舫 Song Chunfang (Soong Tsung-faung) 譯：〈社有一條狗〉“Zhiyou yitiao gou” (*Non c'è un cane*)，〈《東方雜誌》 Dongfang zazhi (Eastern Miscellany) 第 18 卷第 13 期，1921 年 7 月。〉

——：〈鎗聲〉“Qiangsheng” (*Detonazione*)，〈《戲劇》 Xiju 第 1 卷第 5 期，1921 年 9 月。〉

[義] Mario Dessy 著，宋春舫 Song Chunfang (Soong Tsung-faung) 譯：〈換個丈夫罷〉“Huan ge zhangfu ba” (*Il cambio del marito*)，〈《東方雜誌》 Dongfang zazhi (Eastern Miscellany) 第 18 卷第 13 期，1921 年 7 月。〉

[義] 羅梭 Rosso di San Secondo 著，宋春舫 Song Chunfang (Soong Tsung-faung) 譯：〈眼睛閉了〉“Yanjing bi le” (*L'occhio chiuso*)，〈《東方雜誌》 Dongfang zazhi (Eastern Miscellany) 第 18 卷第 14 期，1921 年 7 月。〉

[德] 蘇特曼 Hermann Sudermann 著，宋春舫 Song Chunfang (Soong Tsung-faung) 譯：〈推霞〉“Tuixia” (*Teja*)，〈《新潮》 Xinchao (Renaissance) 第 1 卷第 2 期，1919 年 2 月。〉

“Chinese Drama Reform,” *North-China Herald*, April 3, 1920.

“How to Reform Chinese Drama,” *Canton Times*, April 6, 1920.

“The Chinese Drama and How to Reform It,” *Shanghai Times*, March 30, 1920.

Alessandra Brezzi, “Four Foolish Pieces: The First Translations of the Italian Futurist Avant-Garde,” *Itali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 Selected Papers 1*, Venezia: Libreria Editrice Cafoscarina, 2016.

———, “The First Translations of the Italian Literary Avant-Garde Movement in the Chinese Pres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ransl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East Asia in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ed. Lawrence Wang-chi W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7.

Soong Tsung Faung and A. E. Zucker, “The Future of the Drama in China,” *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 November 8, 1919.

Soong Tsung-Faung, "China and the World's Hundred Best Plays," *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 September 21, 1918.

——, "Contemporary Chinese Drama," *China in 1918*, ed. M. T. Z. Tyau,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1919.

### 報紙文章

〈文科布告〉“Wenke bugao”，《北京大學日刊》*Beijing daxue rikan (University Daily)*第1版，1918年11月19日。

〈文學研究會書答宋春舫信〉“Wenxue yanjiuhui shu da Song Chunfang xin”，《時事新報·文學旬刊》*Shishi xinbao, wenxue xunkan* (Literature supplement of the *Republican Daily News*)第4版，1921年8月10日。

〈《文學研究會叢書》目錄〉“Wenxue yanjiuhui congshu mulu”，《民國日報》*Minguo ribao (Republican Daily News)*第4張第3版，1921年5月27日。

〈《文學研究會叢書》緣起〉“Wenxue yanjiuhui congshu yuanqi”，《民國日報》*Minguo ribao (Republican Daily News)*第4張第3版，1921年5月25日。

〈《文學研究會叢書》編例〉“Wenxue yanjiuhui congshu bianli”，《民國日報》*Minguo ribao (Republican Daily News)*第4張第3版，1921年5月26日。

〈出版部啟事〉“Chubanbu qishi”，《北京大學日刊》*Beijing daxue rikan (University Daily)*第3版，1919年3月12日

〈北京大學新知叢書《紅衣記》廣告〉“Beijing daxue xinzhi congshu Hongyi ji guanggao”，《時事新報》*Shishi xinbao (China Times)*第4張第2版，1921年4月29日。

〈宋春舫由歐歸國後之談話〉“Song Chunfang you ou guiguo hou zhi tanhua”，《申報》*Shenbao*第10版，1921年5月20日。

〈宋春舫在寰球學生會演說〉“Song Chunfang zai huanqiu xueshenghui yanshuo”，《申報》*Shenbao*第10版，1920年3月28-29日。

〈宋春舫致文學研究會書〉“Song Chunfang zhi wenxue yanjiuhui shu”，《時報》*Shibao (Eastern Times)*第10版，1921年7月19日；《時事新報·文學旬刊》*Shishi xinbao, wenxue xunkan* (Literature supplement of the *Republican Daily News*)第4版，1921年8月10日。

〈宋春舫啟事〉“Song Chunfang qishi”，《時報》*Shibao (Eastern Times)*第1版，1921年6月2日。

- 〈宋春舫啟事〉“Song Chunfang qishi”，《時報》*Shibao (Eastern Times)*第16版，1921年10月6日。
- 〈宋春舫教授致蔡校長函〉“Song Chunfang jiaoshou zhi Caixiaozhang han”，《北京大學日刊》*Beijing daxue rikan (University Daily)*第3版，1920年8月26日。
- 〈宋春舫遊記〉“Song Chunfang youji”，《申報》*Shenbao*第14版，1920年10月2-7日。
- 〈宋春舫游記〉“Song Chunfang youji”，《時報》*Shibao (Eastern Times)*第12版，1921年4月20、22、23、27日、5月20、21日、6月1日。
- 〈宋春舫游記〉“Song Chunfang youji”，《時報》*Shibao (Eastern Times)*第16版，1921年7月6日。
- 〈改良中國劇曲〉“Gailiang zhongguo juqu”，《時事新報》*Shishi xinbao (China Times)*第4張第1版，1920年3月30日。
- 〈改良中國戲劇〉“Gailiang zhongguo xiju”，《寰球中國學生會週刊》*Huanqiu zhongguo xueshenghui zhoukan (World Chinese Students' Weekly)*第4版，1920年4月3日。
- 〈查明宋春舫素來安分之呈復〉“Chaming Song Chunfang sulai anfen zhi chengfu”，《申報》*Shenbao*第15版，1921年7月4日。
- 〈第一院教務處布告〉“Diyiyuan jiaowuchu bugao”，《北京大學日刊》*Beijing daxue rikan (University Daily)*第2版，1920年3月17日。
- 〈聖約翰大書院冬季榜單〉“Shengyuehan dashuyuan dongji bangdan”，《時報》*Shibao (Eastern Times)*第2張第2版，1907年1月19日。
- 〈萬象劇藝社鄭重啟事〉“Wanxiang juyishe zhengzhong qishi”，《申報》*Shenbao*第2版，1941年11月8日。
- 〈《褐木廬藏劇目》出版（廣告）〉“Hemulu cang jumu chuban (guanggao)”，《申報》*Shenbao*第2版，1935年1月7日。
- 〈《褐木廬藏劇目》出版〉“Hemulu cang jumu chuban”，《申報》*Shenbao*第12版，1935年1月24日。
- 〈澄衷學堂錄取新生〉“Chengzhong xuetang luqu xinsheng”，《時報》*Shibao (Eastern Times)*第2張第2版，1907年1月20日。
- 〈璇宮劇院廣告〉“Xuanguong juyuan guanggao”，《申報》*Shenbao*第12版，1941年3月27日。



- 天一 Tian Yi：〈日內瓦通訊〉“Rineiwa tongxun”，《申報》*Shenbao* 第 7 版，1921 年 1 月 8 日。
- 宋春舫 Song Chunfang (Soong Tsung-faung)：〈歐遊漫錄〉“Ouyou manlu”，《時報》*Shibao (Eastern Times)* 第 7 版，1912 年 8 月 8 日。
- ：〈新歐劇本三十九種〉“Xinou juben sanshijiuzhong”，《時報》*Shibao (Eastern Times)* 第 15 版，1921 年 8 月 17 日。
- ：〈中國新劇劇本之商榷〉“Zhongguo xinju juben zhi shangque”，《申報》*Shenbao* 第 42 版，1921 年 10 月 10 日。
- ：〈我為什麼要介紹臘皮虛 LABICHE〉“Wo weisheme yao jieshao lapixu LABICHE”，《時事新報·雙十增刊》*Shishi xinbao, shuangshi zengkan (China Times)* 第 6 張第 1 版，1921 年 10 月 10 日。
- ：〈褐木廬藏戲曲書寫目自序〉“Hemulu cang xiqu shu xiemu zixu”，《申報》*Shenbao* 第 8 版，1932 年 4 月 8 日。
- ：〈戲劇家王爾德〉“Xijujia Wangerde”，《益世報》*Yishi bao (Social Welfare Tientsin)* 第 14 版，1936 年 5 月 24 日。
- 著者不詳，宋春舫 Song Chunfang (Soong Tsung-faung) 譯：〈未來派劇本的一種〉“Weilaipai juben de yizhong”，《時報》*Shibao (Eastern Times)* 第 10 版，1921 年 8 月 2、4 日。
- 〔法〕臘皮虛 Eugène Labiche 著，宋春舫 Song Chunfang (Soong Tsung-faung)、趙祖欣 Zhao Zuxin 譯：〈兩個都是胆小的人〉“Liangge doushi danxiao de ren” (*Les Deux Timides*)，《時報·新屋落成紀念增刊》*Shibao, xinwu luocheng jinian zengkan (Eastern Times)* 第 9-10 張，1921 年 10 月 10 日。
- 〔法〕臘皮虛 Eugène Labiche 著，陳綿 Chen Mian 譯，宋春舫 Song Chunfang (Soong Tsung-faung) 校正：〈義大利草帽〉“Yidali caomao” (*Un chapeau de paille d'Italie*)，《時報·世界週刊》*Shibao, shijie zhoukan (Eastern Times)* 第 16 版，1922 年 10 月 12 日；第 14 版，1923 年 2 月 8 日、6 月 7 日。
- 〔義〕Mario Dessy 著，宋春舫 Song Chunfang (Soong Tsung-faung) 譯：〈未來派劇本的一種〉“Weilaipai juben de yizhong”，《時報》*Shibao (Eastern Times)* 第 9 版，1921 年 7 月 21 日。
- 〔德〕漢生克洛佛 Walter Hasenclever 著，宋春舫 Song Chunfang (Soong Tsung-faung)、隨卿 Sui Qing 譯：〈德國表現派劇本《人類》〉“Deguo biao xian pai

juben Renlei” (*Die Menschen*)，《時報》*Shibao* 第 39 版，1922 年 10 月 10 日。

**檔案文件**

上海聖約翰大學 Shanghai shengyuehan daxue (St. John’s University, Shanghai)：  
〈上海聖約翰大學歷年學生題名錄（一千八百七十九年起至一千九百二十九年止）〉“Shanghai shengyuehan daxue linian xuesheng timinglu (1879 nian qi zhi 1929 nian zhi)”，上海 Shanghai：上海市檔案館 Shanghai danganguan，檔號：Q243-1-1078。

St. John’s University, Shanghai, “Mark Book (Chinese Department Preparatory School)”，上海 Shanghai：上海市檔案館 Shanghai danganguan，檔號：Q243-1-1094/5。

**網站資料**

Christian Henriot, “A Glossary of Shanghai Company Name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in Website *Virtual Shanghai*, retrieved April 16, 2019, from <https://www.virtualshanghai.net/texts/appendices?ID=10>.